朱子實紀

紀題　碑記　序　上梁文　疏　表　跋

始建文公祠記

楊剛中　[redacted]人元翰林待制兼國院編脩

文公祠者即文公先世之遺基而構焉者也新安為文公父母之邦婺源之遺居固在歲久而侵於居鄰者存不丈尋甚而丘壠夷松楸至為庸下之所竊塋訴正無從公論齊奮及知州事干侯授道來踐其官省憲交符委以訊決侯起家進士政特公良承命趯然不頗不厲一問而舉得其情咸願帰彊以贖罪戾

故雖倔彊大憝開隧致蔵莫敢肆謾亦聽于欿積年隧驕一日而還凡屬見聞靡不諧懌侯方訊除擴其詳度其宜議貫土以定其遷築祠以守其復於是汪君景周出州官族思佐侯成權地等居輟畀遷者又謂初基甫徙成書院於州者皆吾祖吾父之力也復地建祠亦吾先志乃為之相方畫址拓故有而弘之衡舉武若四十登其二以為從因環四外以闌闠屹崇墉於三面華封對峙流碧横馳畚築既崇甍桷加峻前門後室巍隆屋而中居庭廡明備扉楯扂穆飾塗黝黝絢煥澄平儀像既陳昭穆嚴祀水清井冽汪

槩肅如又買祭田為畝三十舉田與墓一領之祠肇工於元統二年某月某日至明年某月某日告祭行禮以落其成且使来請預書其事於石以貽永久予惟文公之教既以徹乎無倫被乎無垠侔高狀明加賛斯其賛若斯祠之建則非干侯之賢不足以恢舊非景周之力不足以圖新彼其以職導民而尚賢之不知聞訴而若不省者視干侯之見義踔發者為何若又如大賢之流化出其鄉祖宗之丘墓託其地而乃竊埋啓塚以犯之雖其心迷罔知華然使聞景周之發憤靡討專力而弗資於人以成一州之所歸敬者

寧不為之汗流心悖無所容於天地耶盖于侯之績於是而著而景周之襲輝三世起廢百年者亦曷可使之無彰也遂詳列其本末而顯書之而復系之以詩焉于侯名文傳官為奉議大夫吳郡人景周名鎬

詩曰大賢之化高溥下弘可於其鄉而有丕承偪之攘之既邈其往闢之華之翁莫于罔靡逸無旋式懌爾然爾惰爾昏盍稽其傳嗟爾州人来覲祠宇有揭孔揚宜爾終古州祠既闕州風其淳彼蹈匪人彼獨何人

朱氏家廟復田記

虞集字伯生青城人徙崇仁元奎章閣侍書學士謚文靖

為治於郡國者表先民於百世之上所以正民心之趨嚮而開其教思於無窮者其父兄君子之所為所以諷其子弟細民於易從也敦禮節尚名義厲廉耻以變其鄙薄可得而書者今於徽之婺源見之婺源文公朱子父母之邦也其先吏部在宋政和戊戌以上舍出身調建州政和尉丁艱服除調劒之尤溪歷靖康建炎至四年庚戌文公生焉亂亡未定涪湛莞庫以自給同郡張侯敦頤教授於劒邀與還徽而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為資歸則無以食也張

侯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
朱氏癸亥吏部没張侯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
馬既葬吏部於建之崇安丁卯公自建寧舉進士明
年登第授同安簿紹興庚午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
充省掃祭祀之用乾道己丑丁母憂淳熈丙申歸省
故鄉松楸已傷於鄉人矣與鄉子弟講學於汪氏之
敬齋脩墓而去宋之將亡徽建阻於兵族人藏其契
劵而竊售之又見侵於富民而棊丘其方父老猶識
朱氏故物之所在也内附聖元將三十年朱氏之學
徧天下而朱氏子孫志尚未足以復其舊五世從孫

光訴於浙省閫憲者又將三十年而兩府以屬𥿄
守臣前進士干侁文傳始復其宅基於城南請于朝
得旨立徽國文公廟於其地則後至元乙亥三月八
日也而田則未歸無以爲祭光又以爲言同知州事
𠫵陵李祁之來亦進士也㪍得田主名召與之議三
分其田償其價之二歸其田之一約雖定價錢無所
從出其一亦未肯歸也歙士鮑曾鄉聞廟之成也顧
割私田以供祭未果行而卒其子元康見吏民之紛
紛思成父之志於是賣其私田若干與材木之山得
爲中統鈔者一萬五千緡以贖舊田三分其價得元

直之二其一則歲收其租而還之滿其數而止既成約而田歸朱氏之廟矣今奉祀者文公五世孫勳謀諸守貳父兄邦人請置張鮑之祠於廟側張侯字養正辛官知衡州鮑文學字景曾而其田之畝數與其租入之數錄其券之副而刻之碑陰云噫孔子之居於魯也蓋有宅焉歷戰國秦項之暴魯人固相與護視之至於西都世之平治久矣諸侯王之世封魯者始欲壞之而其堂壁固在也神靈感之而止者豈有他哉其餘之心有所未安也其餘之土田周公魯公之上田也其餘之城郭周公魯公之城郭也時代雖

殊為其守者為之主宅之廢興則有任其責者矣不然東阡西陌禾易長畝風雨霜露之變匪今斯今何獨於此惓惓乎賢者之所存固有係於後世不忘者與張侯經營於文公父子之時鮑君以私財而復田於朱子五世二百年之後故鄉之人孰無良心善性哉于李二君可謂知為治之本者矣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吾尚有觀於徽之為鄉會乎為之來請記者其郡人懷慶文學程文余在奎章同館生也至正丁亥二月望前

重建文公家廟記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 國朝翰林待制贈學士謚忠文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黄墩唐天祐中八世祖制置公瓌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安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歴建之政和劒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先生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劒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戊辰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于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丘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壠松楸已傷於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

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
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有元延祐戊午先
生之四世孫甘肅儒學提舉林江浙儒學提舉彬偕
來婺源省丘墓訪故居遺址悉為他姓侵據於是移
文本州令從孫光聽決其事久無定論光始訴于省
憲至元統甲戌而吳郡干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以其
事請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
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
建廟成之歲為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
十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為祭朱氏故所有田

百畝又占於富民光復以為言繼而茶陵李侯祈佐
是州為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供祀事
而五世嫡孫勲實首建來歸奉祠焉至正壬辰州燬
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景淵癸卯
知州英六白侯謙兩嘗新之皆旋燬於兵變今元年
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彦梁為守之明年州事既簡
乃議為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鳩工以佽助之
爰即故址以基以構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
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工於九月董
其役而領祠事者勲之子境也於是儒士王傳練順

祖孫原善江存張紹皆州人以謂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禕為文刻諸麗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宮以先生為通祀然其於發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親其親也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況乎先生之道萬世所宗師朱氏子孫脩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尚教道而諄諄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為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禕

彝好德人心所同嗣為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禕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為記而兹并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重脩文公家廟記

汪仲魯名叡以字行婺源人國朝左春坊左司直郎

洪武八年秋七月徽州府通判方公戾止屬邑婺源下車即詣闕里謁拜徽國文公之廟顧瞻墻宇傾壞寢庭未立慨然歎曰文公之學大顯天下作則來世天朝頒令禮式攸遵廟貌弗崇何以欽明祀而貽訓

典刑厥考吏部公言行卓卓以啓丕休祀原先世廟
宅所宜於是度地鳩工爰構寢堂于廟庭之北首捐
資倅縣官士庶聞命歡趨發帑咸助選邑士程達道
以董其事達道先輸廪餼以給羣工屋六楹中為四
龕為若子孫奉高曾祖禰之所以行歲事蓋遵家禮
之懿範也公去事息時兗陵唐侯來知縣事良是斯
舉力就厥緒邑士趙湜夙夜躬勤以督工役廟庭中
峙飾舊如新兩廡門墉支葺圮傾易腐裨缺塈塗丹
堊巍然炳焕嚴邃穆清士民瞻觀起敬起慕釋奠致
告愾然聲容之接僾然道德之在目也又詢求文公

遺像墨蹟鐫置廡下以訓示將來吁公與唐侯所以正民心而導迪其趨嚮可謂同符者矣載稽伊始宋政和間吏部公宦于閩歷靖康建炎未得歸至四年庚戌而文公生焉邑人張衡州敦頤經營吏部所質田百畝歸之而吏部卒矣文公既葬吏部于建陽歸婺源省墓以張氏所歸田租入充祭祀之費逮景定咸淳間文公之學特所共崇錫命闕里宋之亡也徽建阻兵故朱氏之遺址侵于居隣而田亦竊售於族人矣有元至元乙亥州守干文傳因五世從孫光之訴始復其地遂請于朝立徽國文公之廟其費悉出

於邑人汪鎬度地廣狹計屋材丸以畀遷民而侵地始復且給祭田三十畝於是田與墓地一領於祠而主其祠者文公五世孫勲也侍制楊公剛中為記其事于石然其竊售之田則未歸焉至元丁丑光又以為言同知茶陵李祁慨實其田而價値之費則歛鮑曾卿之子元康繼厥父志輸錢壹萬伍千緡田始復歸于朱氏之廟記之者侍講學士虞文靖公集也至正年閒詔封公為齊國公而吏部公錫謚獻靖壬辰兵變鞠為荒墟歲戊戌冬

聖天子肇基金陵命院判汪同即婺源城城浚隍始

因故井經度基緒加弘於昔蠲其租稅以奉祠事歲在甲辰州尹白謙為屋以棲神位朔望行禮又四年丁未後尹程斗南因按察知事張允誠之言始創今廟主其祠者前掌祠之子境記之者待制王公禕也歷歲寖弊增脩備制則由今通判公而成公之志者實唐侯也嗚呼周轍東遷孔鐸以鳴宋舟南渡朱子以生所以祖述憲章啓迪後賢以立天地之心以植生民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者道統攸存氣運所關不可誣也闕里故宅古非存焉吏部生而白氣起文公生而紫氣騰則斯文之興也容非天

乎天定則能勝人而廟有待於郡邑之賢侯大夫世遠弗湮而終以興脩於来世鄉民興感力就丕圖人心天理之不容終泯也如此昔也干侯拓地建廟則汪鎬以私力成之繼而李侯復其田畝則鮑元康以私帑濟之今公與唐侯載新寢庭内外完美以啓人心之向慕昭教化於無窮者固士庶之歡趨而程達道趙湜亦有以佐力役焉斯役也不可以無紀述也遂以屬筆於仲魯不敢辭公名本字叔文臨海人由起居淮来官吾徽拳拳以教化為先務唐侯名廷禮宛陵之宣城人由進士舉任隴州判官轉知婺源者也

洪武丙辰六月朔

重建文公家廟記

汪敬字益謙婺源人國朝户部主事

徽國朱文公闕里家廟元州守于文傳肇創於元統甲戌至正壬辰廟燬于兵甲午權州事葉景淵癸卯州守白謙兩營新之又旋燬焉自後州守程斗南重建於元年丁未郡判方叔文邑令唐廷禮又重脩葺且創寢堂洪武甲寅歲也經歲既久廟寢頹壞洪熙乙巳臨海童公孟韶以進士奉

命纂脩永樂實錄至婺首謁祠下仰瞻之餘感慨久

之遂諭邑及合郡人士資助重新命邑儒士孫思齋
主其役奉命惟謹是歲正廟成第未完門廡而童公
值事訖去其崇重先賢之意隆矣宣德六年辛亥括
蒼葉侯公田来貳邑事凡廟内事有當備及門廡脩
建悉命文公八世孫湛日親督役且刻年譜等書一
稔之內奐然惟新蓋克成厥終之功多矣十年乙卯
予以奉使歸寧獲拜新祠湛請予記粤自文公既殁
故址為邑他姓所有後百三十六年子孫得復而家
廟始建越數載兩厄灰燼而新之迨于
國初復新僅周甲子今又重新規模宏大繳飾渾堅

謀垂遠又在茲舉矣噫祠未甚壞而遂有新圖是盖
文公功業文章有深足興感人者抑亦秉彝好德良
心在人固有然乎故予於此槩述元今廢興之由童
公経始葉侯成終之績而不復為繁文竊以春秋之
法不没人善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以為後千百年相
繼為政於茲者勸也若文公功德之盛如日星昭天
人皆見而知之刻自元至今有諸先正記述詳悉予
奚容喙宣德十年乙卯春三月望

重創婺源朱文公祠宇記

彭勗 永豐人國朝提學御史

婺源文公朱夫子之世家也邑故有祠正統庚申歲
除前一日市不戒于火祠爲之燬明年二月既望昜
巡教至邑其守祠八世孫湛㴑狀請脩復且謂公柄
斯文非自計則事弗克就神無所棲盖市屋多覆茅
自洪武至於洪熈凡延燒者數四迄今十有五年而
又罹於此前脩雖累得人今非公則將奚告昜閱其
言切而誠遂懐永久之圖乃以行臺所積罰贖金付
縣令陳斌俾市材木陶磚甓爲之重構委醫官程璠
儒耆孫叔拱孫希泰以敦其匠中爲堂三間門爲屋
五間兩傍共爲廂房六間以妥其神堂後爲屋若干

以居其嗣孫首自祠前東北隅循繞其後止於祠前西北隅砌磚垣四十五丈有奇高一十五尺以為之防庶幾其無後患也是年冬落成於戲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從祀天下之孔廟其道學之高明如星斗之麗乎天固不假於褒賛然欲學夫孔子者孰不資之始焉資之始而不脩其墻屋經紀其亂嗣則亦無所用其情也此予於徽建之祠嗣每致其力而又自形於言者特以告夫後來君子相與繼脩而勿替時正統辛酉十月朔

縣庠朱文公祠堂記

汪應辰滙川人

婺源朱文公先生之世家邑有學架重屋以叢典籍學有祠肖周程三夫子像而事焉二役皆先生為之記今觀其遺刻而先生所以廸後人厚里俗者用意遠且大矣邑諸生服教之久感德之深据經考禮謂所事先生者當如周之周公魯之仲尼不必有合乃營度祠宇于講堂之後以毖祀以嚴鄉國宗事之敬而胡君珽實倡其事乃訪于鄱以記筆請且曰先生之道之教庶乎吾子有以發之也應辰生也後既不及瞻拜先生盛德之容貌也鈍雖日誦其詩讀其

書而於先生之道未之有聞也其敢凌節以措一辭
則退謝不能他日胡君復命其子升來請益力應辰
竊惟先生明道著書覺悟萬世圖極之賜其誰不懷
矧此發源者河之崐崘雲之泰山而詩書六藝之鄒
魯也風聲之流播淵源之漸潤固有異于他邦者其
猶有待於佔畢而訊説耶雖然敢不爲子言之自道
喪千載周程勃興洙泗之統續於既絶厥猷盛矣然
開端若渾璞未盡露作法若彌綸未及詳兩程子歿
門人高第各自名家雖祖述憲章之本不殊而大義
微言之寖乖者有之矣先生以命世特起之才遠紹

旁搜精思獨得闡發極於光大剖析入於毫芒星斗
揭而衆宿辨次江河導而百川滁源於是語道有定
名言經有定旨為學有定序科條品式粲然户曉使
後之學者無擿埴之迷而得夷塗無拮据之勞而獲
廣居先生之功信不在孟子下數十年來家有其書
矣人熟其言矣宜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而口傳
耳授之俗成真知實踐之士猶未之多見也盖由其
有定名也則曰道在是矣何假乎思而後得也由其
有定旨也則曰經止於此矣何事乎講而後明也由
其有定序也亦曰吾知學之門户矣何待升其室而

後覲其奧也是則先生所為孜孜以講學為己任者毋乃適以貽苟簡自畫者之地豈特世之人疑之吾黨亦或疑之雖然天之生先生也豈偶然哉其任道其立言將以望斯世之厦有志於學而非為夫口耳自畫者設也士誠志於學則道本於率性離形去智非所以為道也經切於明理支分派異非所以立經也學由於為己隨聲逐迹非所以為學也主以五性綱以四書翼以致知居敬二義既前參衡倚必身體心驗其所以然則所謂定名定旨者如飢食而渴飲泉達而太然所謂定序者亦將歷階拾級而深造之

矣嗚呼士而無立志乎雖聖賢與居而不足士而果
有志乎則先生之言存而有餘矣予盍以是歸而質
之賢父兄儻以為然其鑱諸麗牲之石以告來者孟
子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邑之士豈無感慨興起於斯言者乎若夫周
元公祠于序而文公堂也二程子東西鄉而文公則
南也諸君之訂正而無違禮焉是又以禮事先生升
之當考詧也嘉熙三年冬十月甲子

婺源朱塘晦菴亭祠堂碑

許月卿字宋士婺源人宋江西運幹號山屋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況婺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鉦兄弟子姪旣泌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八月庚申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扃鑰庶幾中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歎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佐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

自振厲則茲舉也不亦善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無不可為堯舜者要不可以一鄉之善士為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然當時師友之函丈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況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為已為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為譁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

此之故歟嘉定以來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為往途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為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璧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徼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寛薄夫厚矣溪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月卿既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為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

滸子悲兮故鄉儵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自芳昔吾夢兮斯境邈一笑兮倘徉宜為亭兮水

上以領略兮風光去之兮幾何季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蕙殽蒸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薌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滕儼師友兮弟兄超忽兮来八荒髣髴兮紛語降若起兮吾思恵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淳祐七年　月　日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黄榦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

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
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
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
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殁
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玆土吾郡之盛事也即
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狹
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蘇
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

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舂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關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禀高明之資厲

強毅之志潛心容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槩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齎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遵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為習俗之所遷不為利祿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

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役者歙令孫逕十月朔

文公先生祠堂記

彭方 字季直都昌人 宋歙縣知縣

晦庵先生朱文公祠于泮宮舊矣今復立祠縣圃非直爲觀美也邑政之所宜得師者在是也夫政學一源體用一致成己成物非有二道士君子講學以明之亦將推充以行之爾矧先生父母之邦實爲新安

其生也爲學者之標準其殁也爲萬世所宗師則此
邦之人要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可也任長民之職
孰不有志乎學道愛人之事而可不知所取則乎目
斯堂以歲寒得名自元豐元祐間蘇績溪嘗爲之詩
蔣潁叔嘗爲之賦今先生之祠於此乎立而歲寒之
義始著蓋先生抱孔孟之學接周程張子之傳以一
心承道統以一身衛名教平生安貧樂道難進易退
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雖歷仕四朝而其身卒不
安於朝廷之上雖存更變故而曾不以夷險易其操
雖不能大用於一時而卒昌斯文於後世所謂後凋

之節惟先生可以當之嗚呼先生身脩而道立理明而義精其垂德在吾心其垂教在方冊其議論在表著其事業在生民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然要其全體大端亦曰誠而已矣先生之體是誠也猶歲寒之本者是心也以是而立人極以是而開來學其示人以入德之方必主敬以立其本觀理以致其知養之於虗明靜一之中察之於幽獨隱微之際學問思辨緝熈無窮仁義中正卓爾有立所以統情性該事物合隱顯齊彼我貫徹古今充塞宇宙者皆是心實爲之則夫

縣圃之堂采歲寒之義以奉先生之祠也宜哉若乃
群山環合古木千章地勢高爽軼埃𡎺之混濁陰翳
彌覆集灝氣之清澂則又斯堂之勝足以安先生之
靈而慰邦人之思方生長星江蓋自先生来為邦牧
下車而新白鹿洞書院先君實執經講下先生以為
經諭相與難疑問荅講明論孟大學中庸西銘諸書
以授學者故雖以方之不敏亦得以私淑家庭之訓
為終身持守之要茲以曉學承乏邑宰入里門而思
前哲覩喬木而想高風其依依之誠有不能自已者
是祠之立所以見高山景行之志非惟朝夕之游泳

得以瞻道德於前後而施於有政捨是無所矜式焉後之君子其位同其志同其所師又同顏相與推廣而葺新之俾勿壞嘉定十五年壬午中秋日

續溪縣重建朱文公祠記

胡富字永年績溪人國朝戶部尚書

徽之績溪縣儒學東故有文公朱夫子祠傾圮不治百餘年莫有任起廢之責者弘治癸亥廣東博羅何侯由南臺侍御簡知是郡凡稽古右文有涉風教者以次舉行既三載奏最旋車取道于績邑宰廣平王君育英以其事請侯曰誠今日之先務也亟成之由

是發帑鳩工而一時郡僚又皆相繼協贊經始于正
德丙寅秋越明年春告成為堂若干楹高敞靚深中
位文公而以蔡西山黄勉齋諸賢侑食背崇岡瞰清
池枕大徽山襟帶乳溪諸水而鳳山鷄嶺羅列於前
山川之靈寔毓於此先是侍御濟南李君廷壽謫為
邑簿欲相地於明倫堂之西湫隘不稱而教諭龍溪
顏君槃偕寅友又嘗舉其事白于提督學政侍御蕭
陽陳公委前令薛君鍪未幾以遷去遂中輟至是續
之諸生爭相歎服逗遛於數公而亟成于一旦其崇
儒重道之功不可不紀乃馳書西陝請記其事嵩邑

人也不敢以謭劣辭爲之言曰維徽國文公先生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充積既久所得益精且深其立朝言論州縣設施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晚遭擯斥自反無愧日與黃蔡諸賢討論不輟釐正經言總裁大典以續洙泗河洛之傳付得喪禍福於禮義今讀其書崇其道薄海內外皆受先生罔極之恩矧績溪隷徽實其桑梓之鄉可無專祠也哉禮以義起雖自今伊始無不可者況作之於前而又有足徵耶雖然侯所以圖興復新祠宇匪直侈大觀而事彌文也盖讀其書當論其世崇其道當繼其迹嘗考先生

所得不越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侯期待後學正惟在此而吾黨之士所宜畢
力而不容以緩焉者樞趍祠下仰瞻遺像則竦然以
敬而思與之齊洗磨淬礪修于鄉而達之天下庶幾
先生之後復有其人吾邑山川之靈鍾秀遂將媲美
河洛以上窺洙泗之淵源斯無負吾侯期待之意而
允駿奔走於大夜之間者亦可忘其為勞矣若夫姑
掇緒餘以干榮利而於聖賢事業漫不加省非走所
敢知也侯名歆字子敬別號象山又號榕溪起家名
進士云

儒學重修晦庵祠記

真德秀 門人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脩晦庵祠以其高第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可為後學當得祠于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安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學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遡其淵源乎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遊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之以聖

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開端正始之功有不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艮齋魏公則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于四君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倡邪議事寇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黜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禮後省屬檜方深仇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艮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旨在官儒宮兼用矣顧拜疏閣門亡慮日竟以是弗容于朝是四君者其學同其道同其

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
休哉繼自今學于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
濬源培本之功而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
其懦則静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
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嘆曰偉哉劉侯
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
自眡如李謫僊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為
令郵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都循吏風至其飾考
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
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其俗之同者廼道之棄也然

則侯之趍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
王學傳其家云

重脩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敏

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在建安郡城北之紫霞洲蓋宋
寶慶三年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歷元迄今
幾二百年棟宇頹圮上雨旁風其弊壞可謂極矣
國朝永樂乙未監察御史蔣彥祿給事中陶偉巡部
八閩至于建安躬謁祠下相與言曰先生發明聖賢
之道羽翼六經折衷群言以嘉惠學者有功於天下

後世甚大建安爲先生過化之地其有祠宜矣而歷世滋久廟貌若斯何以稱士民之瞻仰乎盍相與新之於是福建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師公祐俟公鏞徐公信郡守劉敬議以克合廼命耆儒許弘暨先生之七世孫鐵董其事仍率邑之賢者相與捐貲出力庀材鳩工凡堂寢門廡以及衆屋撤朽易堅葺弊爲完仆者植之欹者正之黝堊丹漆煥然畢具經始於是年春正月竣事于秋八月於是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具其本末謁予以記其成予邑人也奚可以辭惟聖賢之言載之經傳所以發至道之蘊奧者固無

不明且備矣然而煨燼於秦火剝蝕於漢儒議論紛紜穿鑿傳會學者倀倀焉莫之適從而群聖人之道幾乎熄矣迨至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作闡幽發微以明聖賢之道上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可謂盛矣而其後又有若先生者傑然特出著書立言擴先聖之未發正諸儒之乖誤剖析折衷無復遺蘊然後聖人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之功其所謂集大成者歟雖然先生之道德天下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豈特吾建安為然而祠宇不稱一旦諸君子作而興之偉然舊觀此不惟一時之瞻望而已有志於聖賢

之學者安知不緣此而遂為之興起乎然則是舉也其所以關係又豈小也哉予實有望於建安之士也遂樂為之記焉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 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達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張朱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為最多其用心也為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

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折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可知矣嗚呼孔孟而後群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爲最多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而爲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奉祀之典在天下後世固宜極盛而况其父母之邦乎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予曰建寧文公之闕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宋寶慶中所建者歲久而廢
朙永樂中有巡按御史率郡守重建之正統初詔

復其子孫官爲脩葺祠墓後復以九世孫擬爲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又以高第弟子蔡九峰黄勉齋眞西山劉文簡配享天順六年冬鉞來守是郡拜謁祠下覩其規模狹隘弗稱遂詢得所復之地展而脩之中爲正堂輔以兩簷東西爲廊前爲大門後爲神廚復建閣以爲藏書之所經始於是年八月甲子落成於明年六月甲申敢請記以示永久夫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爲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況文公大賢天下後世所共尊崇者哉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雖然表

祀先賢固將以感化郡人而在已亦宜取法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册可考也劉君尚體而行之是爲記

新建朱文公祠記

劉鉞字仗德安福人國朝建寧府知府

建安之有朱文公祠其來尚矣先生之先徽之婺源人猶孔子之先宋人也厥考韋齋歷尉建之政和延之尤溪二邑始寓居龍墨寺尋假館鄭氏而生先生亦猶叔梁紇仕魯爲鄹大夫禱于尼山而生孔子也先生年十四而韋齋歿于建之水南環溪精舍遺命先

生師事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而以家屬之少傅劉公子羽公爲築室于崇安五夫里先生遂奉母祝夫人遷而居焉晚年遵韋齋治命改卜建陽之考亭居之八年而歿後二十七年是爲寶慶三年其季子在佐其嫡兄埜之子鑑相宅城闉從士大夫請作祠以奉先生遺像建安之祠實自兹始嘉熙中建守王埜别創建安書院亦爲祠其中以祀先生而以真西山配之元至正間遣京學提舉危𦳝航海奉制加封頒上醞少牢告祠于家仍致祭于書院于時兩祠猶並存也世移物改書院尋毁惟家居之祠僅存

然歷年既深梁楝朽壞
國朝永樂初有繡衣黃門使行部過祠督責守臣為
加脩葺仍舊貫撤朽更新去壞為完始有足觀者正
統初
詔復其家景泰間奉
特旨徵嫡長九世孫椪入京
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俾歸以奉祀事尋敕有
司每歲春秋給官錢為備牲帛祭品仍頒祝詞命椪
恒主其祭繼又因憲臣有請增益祭品以門人黃榦
劉爚蔡沉真德秀配享

朝廷崇報之典蔑以加矣惜乎舊祠規制淺隘俎豆
陝設奠獻升降俱莫能展因循日久大不足以稱崇
報之意天順五年冬予自職方員外郎來守是郡越
三日拜謁祠下顧瞻局促心甚不安鋭志改圖而慮
難其地退而與椗商之椗曰屋西有堂數楹敗梁朽
柱固在先侍郎舊居也舊為武臣所據近因
朝廷有脩祠之命賴司法之力已復之矣其址高闓
廣闊足以改創祠宇但乏之力耳今遇賢侯下車之初
首詢及之誠有待也既得地又慮財無所出乃經營
謀度遇有羨餘公錢輒存積以俟又發庫藏得無名

色布五百餘疋仍不足乃分俸錢以為之勸而郡中
尚義好名之士咸翕然響應各隨宜出貲以為之助
越三時而財用稍備適遇賈人販大木至有不期然
而然者於是發貲市材命工興役專委甌寧縣學訓
導王遜夫相樾以掌其事復命老人魏應璧吳禎分
董其役中構堂四楹前為重門夾以兩廡堂後建閣
以奉庋前代制誥并書像遺書閣之前左為庫右為
廚悉以次告完其費金以千計而一毫不科於民用
人力以萬計而一夫不役於里經始於壬午八月落
成於明年六月又明年臘月之吉始移奉先生故像

于中而列黄劉蔡真四配像於左右題其額曰道學淵源之祠而虗其兩廡俟參考先生門下平日從游之徒并子孫之賢而有功於奉祀者分立牌位從祀於其間焉嗟夫先生發明六經表章四書集群賢之大成繼往聖之絶學其傳道之功不在顔孟下前人道之詳矣是宜配享孔廟位次顔孟方愜公論而乃列諸從祀之末與漢儒為伍於義未安今觀先生過化之處莫不有祠皆有義存焉婺源之祠表所自也尤溪之祠著所生也考亭之祠承厥終也其他遊宦講學之地所祠不一然皆莫宜於建安之祠焉蓋建

安古郡名總各邑而通諸道先生往來始終寓於斯後嗣嫡長累世居於斯前朝頒封制命藏於斯我朝錄蔭後人褒崇明祀寔在於斯以是較之祠之立莫宜於建安而建安之祠當爲諸祠之魁凡我有官莅是邦者豈可視爲尋常而忽之哉朔望率郡人子弟焚香拜謁此理之常固不可忽春秋循例給祭品必豐必潔此歲事之常尤不可不謹門丁庫役更替有常不可缺也脩飾祠宇

帝命昭昭不可違也此皆有官者之責若每晨必祭每祭必誠典守戒嚴罔敢瀆慢其責在承祀蔭官與

凡朱氏之後人焉祠成之初已請少保李公記之矣然紀其大而遺其細予故敢續書始末詳細以詔來者

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宋寳文閣學士謚忠定

初新安先生朱公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脩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黄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詳攷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稚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一於孔氏矣姑

談祿利敺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
有知者徒為短挾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
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
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
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翺文人也愈
本曾參翺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沉濫若存若
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攷知本統所由
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
學者必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
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夫

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
昌淺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內而
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釐
之微尤激切而懃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學莫熟
於好道莫成於樂顔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
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痰疢也
科舉痒痾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
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嘉定
五年五月

朱文公祠記

陳宓

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若易而實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而大賢不足與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唯獨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唯自有諸已而下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有以默探其奧下至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機律曆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貴賤踈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宦遊之日少家

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應接不倦
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簀而後已嗚呼若
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
所為作也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錄家禮小學家
傳而人誦之莆雖蕞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于泉
及淳熙間凡三至焉趍[redacted]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沒廿
二年矣前輩往往凋謝晚生益知嚮慕校官陳君汲
既刊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於是即學宮而祠之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寬

裕温和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深切懇到之誨可以釋師儒不並世之憾矣苟讀其書而不體諸己敬其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寧無愧乎陳君謂宓嘗登先生之門宜記作祠之歲月云

重建朱文公祠記

滕祐 建安人國朝監察御史

浦城徽國文公祠以天順戊寅歲因僧寺之舊改爲之至于今幾四十年然遡寺之始建又不知其幾十年矣仍舊則苟成物久則易弊故棟宇日就傾圮而棲神之位置於左廡凡櫟間前之好事者又以西山

文忠公為邑之賢合位於文公而並祀之文忠後朱子而生蓋私淑其道而興起焉者亦猶孟軻之於孔子也以之並位過矣是祠與位而宜易之弘治壬子夏六月建寧同知周侯時中以政蒞茲邑見而嘆曰是豈所以祇儒先繫仰思哉肅圖新之歸而謀諸太守劉公璵公曰是役烏可緩也遂以其事屬之知縣鄧應仁經理而相成之應仁曰茲義舉民咸願有助也於是鳩工之精市材之良卜日而就事焉祠既成侯乃奉文公於中堂而以劉雲莊蔡九峰黃勉齋及文忠公分位而享仍扁其門曰紫陽書院蓋不惟規

模宏壯視昔有加而配位之正又足以合人心道義之公而無歉焉佚心亦既寧止監察御史滕祐聞而諗之曰聖賢之道散在天下無所不有士慕其道想其人則必為之祠廟為之肖像瞻拜之祭奠之思以有歸也矧浦城密邇考亭聲教薰炙同於闕里故文忠公以晚生聞知之賢讀其書得其心而文章道德遂為一代名儒今之地固昔之地也今之民豈非昔之民乎苟有君子明揭而昭示之則幡然者衆矣此祠之所以建也建之而或苟於成處之而或乖於義則不足以聳瞻視而協輿禮此祠之所以重建也

自茲以往凡邑之士拜于斯祭于斯覩廟貌之尊嚴動徃轍之遐思奮而興勉而脩近而思所以效法焉得無復有私淑前脩成就德業如昔之文忠者乎則此祠之建其有裨於學教也不小吾儒理人先學教而後刑政周侯其真知務者哉使後之理人者皆為侯之所為學教之興其有既乎於是邑之士民相率詣祐請曰幸書以為記祐曰記之祠中後皆為堂各五楹東西為廡前為門各三楹經始於是年秋八月相役而終其事者署縣事建安縣丞郭璟董役者義民程鳳翔耆士葉孔贍云

白鹿洞書院記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宋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謚成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奬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

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脱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竒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釆既

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浸還舊規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

之士盍相與緝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敎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荅揚熈寧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巳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虞集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

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若冀之不敏假守兹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廪既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

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顧
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盖家蔵而人誦之
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
復餘藴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茍能玩而習之
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
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辯以求其正觀
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
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
者當如是耳来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
鵬舉燕山人歴官多美政守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

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守某舉侯政績著明者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祭之如[redacted]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祟君番陽人其父師雙峯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號頤庵
國朝國子監祭酒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峯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託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嘗養白鹿以自娛故洞因以爲名寶曆中渤爲江州刺史即洞建臺榭環流水植花木其盛槩遂有聞於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主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宋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雎陽學者宗焉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奏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北部郎

中孫瓌復置學館教其子弟四方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罹兵燹棟宇消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先生來為郡守親訪其廢惕然興懷於荒凉廢壞之餘重為興作堂廡齋塾頻復舊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揭教條以為洞規又上奏狀請賜敕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為浙東提舉復遺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并塑先聖像繪十哲像其興教遺愛若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田以增給焉興廢本末大略如此歷

宋以及元季燹經喪亂書院遂廢厥堂齋舍鞠爲茂草丸礫荆蓁翳于荒丘

國朝洪熙初余休致而歸備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申嘗一造焉周覽故[illegible]有感而已正統元年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illegible]院志喟然嘆曰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爲之倡而三邑義士葉剛梁冲楊振德等聞風而興或出資費或助力役剗穢除荒取材僦工先作禮聖殿大成門貫道門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爲屋若干間興事於三年秋七

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剛也美哉輪奐
燦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興歎七年孟夏監察御史
昆明張公仲益行部至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郡
守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福曰是
不可以不記溥福遂錄其事來告余惟郡守者民之
師帥教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徵輸簿書期會不與
焉今溥福興廢舉墜能為人之所不為可謂達治本
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拔俊髦而造
就樂菁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誠之兩進與敬義而偕
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本

旨也他日有賢若興道明德立以祠夫先賢之教者
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為張本云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　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憲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匡廬最勝廬山古跡以十數惟白鹿洞最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為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庵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戌冬蒙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

言曰書院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峰下前
守翟侯嘗興復於久廢之餘今守何侯成提學僉憲
潮陽李公之志經營措置重加脩葺以去年秋始事
而以今春畢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觀焉
又自以違親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奚暇從容他適
哉乃不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
召命且下中貴護徃還者促行甚急予意白鹿洞之
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遽報北
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曰宜少停以待風止予竊喜曰
此乃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

大命驛吏具肩輿與太守何侯濬同知譙君讚教諭吳君慎等聞之皆騎以從循岡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而後至蓋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皆文公遺蹟背山臨水棟宇翼然東為禮聖殿又東為先賢祠西為明倫堂又西為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竹深邃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為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去去數月何侯書來屬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

述請於余以必其成顧余不敏何足以記此雖然予既以不得久留為恨得託名其間亦復何辭故不辭而記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之時乎學校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有學學校之政備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子乃獨惓惓致力於此豈無意耶誠以學校課試遵時制士未免乎科舉之習書院教養崇古法自可專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習盛則外重內輕趨浮華而忘本實者有矣惟出於科舉之外而學夫性命道德之學則士習正而真才出道明德立

無所用而不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崇書院其志固在乎此而今僉憲公與何侯等所以脩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然後偕科目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貽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來學之心至矣遠矣學者尚體其心脩朱子洞規之序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益於名教不尤增高於廬山大有光於江右歟請以此言勸諸貞石以俟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李賢

竊惟三代之教人也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規模廣大制度詳備師無不立士無不習是以人倫明而風俗美宜乎比屋可封而人皆君子之行矣斯時也豈復有所謂書院之建降及後世學校之政不脩而人才日以零替於是賢士大夫始留意焉此書院所以建也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院而白鹿洞其一也然此書院于今為尤著者實由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嘗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為賦為詩求記以形

容紀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人有誦遺文而感發者或能續而脩之庶復興起而一郡之士又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真所謂繼絶學而開太平之心也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景慕前賢之志則必慨然為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不然文公去後三百餘年郡守所更不下數十而重脩者僅一見焉如翟侯溥福是也由斯觀之則此書院傾廢之日多而興起之日少欲望斯郡人倫常明風俗常美人才常勝難矣玆有吾鄉之士曰何濬者走書至京告予曰濬於成化改元承乏南康視篆後

往謁白鹿洞書院覩其頽弊欲重脩之時提督學校
僉憲李公先見委焉乃儲材聚工屬星子知縣周譲
董其事闔郡尚義之家咸出財以助其費凡在是役
者罔不歡然効力起工於歲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
月其殿祠齋堂廡門橋垣之類或新其舊或增其缺
莫不弘其規制壯其觀瞻大非昔時之比矣行將延
師集士以振文風敢乞為記用紀其事刻之于石以
告後来予惟是書院也在文公作興之日則有東萊
呂先生為之記在程侯重脩之日則有祭酒胡先生
為之記顧予何人敢續二先生為記乎雖然何侯之

感言則不可拂也茲有一言告焉何侯所以重脩是
書院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風而興起也凡文公之
用心於斯者亦當體之而用心焉給田之未復者復
之聚書之未備者備之揭昔日之教條以為洞規集
今日之士友以相講習必使是郡人倫明而風俗美
才賢濟濟見用于時庶臻實效而不為虛文矣何侯
其視此而加勉焉苟或忽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
不脩者是以君子所為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豈草
草哉若夫是洞顛末之詳具載前記茲不復贅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李齡 湖陽人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

南康府北行一十五里廬山五老峯之東舊有白鹿洞書院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矗而来結為院基群山環繞於左右前有三小峯峭拔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于岩谷之間衝濤觸石懸為瀑布湧為雪浪滙為清池淵泓澄碧洞鑒萬彙折流而東経于院門而去嘉葩茂樹脩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於其地嘗養白鹿以自娱因以名其洞後経五季之亂故址已廢宋淳熈五年戊戌晦庵朱文公先生来知南康軍始

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賢教人為學次第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輙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暇則相與優游泉石間攄幽發粹竟日乃返一時名人陸子静劉子澄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游焉後文公為浙江提舉復遣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殿塑宣聖繪十哲像備官僚學徒行釋菜之禮其垂教貽謀之意深矣歷宋及元屢經兵燹書院遂廢我

朝正統丙辰東莞翟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基復構殿立像殿前有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濂

溪右晦菴三先生像像前有二程張横渠陳了翁陶
靖節劉西磵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殿左有明倫堂
東西齋儀門貫道門堂左有文會堂祠右有燕息房
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棟朽腐成化紀年乙酉僉奉
命督學奎南康翼日謁書院仰瞻其陋謀欲脩之適
知府中州何君濬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子之好
因以命之君乃謀於推官沈瑛知縣周謙募義民廣
廷華等得穀五百斛鳩工聚材命主簿曹昇耆民廖
笙髙鑑教讀唐維禎董其事邑人闕鳳慕義捐貲財
施磚丸助力役者比比經始於是歲八月朔日以明

年二月訖工既重脩其舊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道
橋剗除荒穢周以垣墻樹以松竹殿堂祠宇煥然一
新乃聚在泮諸生朱暉梁貴等與郡人子弟之俊秀
者講學討論繼先賢之遺教而興學於當時誠書院
之再興也興廢始末前祭酒胡先生記之詳矣星子
縣學教諭吳慎復慮是功不記無以垂勸將來乃具
其事請記于石竊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宮道院
徒為遊觀具而聖賢遺像在是朱子教人成規在是
先儒之遺風流澤在是一郡之教化盛衰在是誠為
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若

程何二守可謂知所務矣視[redacted]瘝官怠政徒知竊祿
而有玷於名教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後之繼治者尚
[redacted]於斯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何喬新 盱江人刑部尚書

廬山五老峰下有白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中養
一白鹿故名南唐元宗始即其地為國學給田以食
其徒宋興因而不廢太宗嘗以九經賜洞中學者俾
肄習之来學者嘗數百人至熙寧末其學始廢南渡
以来晦庵先生来守南康訪其遺址請于朝而復之

又定為學規以示學者來學者益盛元季毀於兵燹
而書院隳廢殆盡學田多為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
白鹿洞賦及和允延之廬山雜詠諸詩慨想當時規
制之盛竊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樓尋昔賢之芳躅
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至焉成化初
江西按察僉事潮陽李公齡因提學訪其遺址稍作
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得廢寺田八十餘畝以食學
者創復之初猶未大備弘治八年嶺南蘇君葵由内
翰遷按察司僉事以董學政嘗過書院憫其隳廢思
更新之告于巡按王君元善又謀於按察使陸君珩

僉事沈君清沈君銳協圖起其廢宗室上高賢王聞
之助以白金百兩諸公又鈎較羨財節縮冗費以供
工匠之食材瓦之需乃屬劉守定昌撤其敝腐酌為
規制中為文廟傍為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
右有儀門以時啓閉文會之前為延賓館東西齋舍
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旬日至明年十
月七日始用少牢告于先聖先師而落成焉[redacted]兵部
郎中婁君性罷政家居諸公延請以典教事惟養士
之田未敷蘇君告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慨
然以為已任乃考學田舊為僧寺所據者今多為汙

萊廢壞矣於是收市閘先寺閘田四百六十餘畝又市泗洲寺蕪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餘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先是鎮守江西太監董公讓雅重斯文嘗謂興復先賢遺跡非圖經久之計不可至是亦捐己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直僉以為百年之廢興於一旦誠為盛舉乃具顛末令諸生黎允吳漸求予為之記予惟諸公此舉有功於吾道甚大必屬諸大手筆豈鄙劣所敢當固辭不敢為二生請之益堅乃為之言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溪晦庵二先生出然後有以紹墜緒而振絕學濂溪

嘗知南康寓家湓江之上晦庵亦知南康講學玆洞之中則江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皆衣被道德之光矣況靈而為人秀而為士者乎我國家

文運聿興

聖天子崇道以淑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篤意斯道因二先生過化之地作為學舍以教諸生又市腴田以養之延典教者以教之期得明睿之才以佐休明之治而已凡來學於玆者仰廬阜之巍然而興高山景行之思臨湓江之淵然而悟逝者如斯之旨尊所聞行所知斯不愧二先生之遺教而亦無負鎮巡與

在仕諸公作興之意矣裔新老矣雖不獲與諸生
誦於茲然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願與諸生共勉焉既
詳識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所隸具列于碑陰
弘治己未夏四月望

白鹿洞書院宗儒祠記

楊廉 豐城人南京光祿寺少卿

白鹿文廟之外別祀周子朱子及祀陶元亮李濬之
李公擇陳瑩中劉凝之劉道原其祀或合或分前後
不一稽之往牒槩可見矣憲副錫山邵先生國賢恭
捧璽書來督江右學政弭節南康亟謁洞學周視規

制乃言曰諸祀之舉當矣獨以朱子之門人高弟嘗學於此者若北邦之士李弘齋潘黄西坡灝輩獨不得與李公擇劉道原父子比乎外郡之士張主一洽輩獨不與陶元亮比乎閩中之士黄勉齋榦蔡九峯沉輩獨不得與李濟之陳瑩中比乎今視之同為傳舍之過客去而不復問焉豈所以尊道學哉於是併考之得十有四人咸祔一祠扁曰宗儒以朱子南向以十四人者東西向略如文廟之祀孔子而配顏曾思孟之制既畢事乃以書報庶曰朱子門人已從祀朱子矣其為記之廉訪移書先生亦及斯事先生謂

得我心之所同然然庶何足以知此程子有言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功世之論朱子者謂
其集諸儒之大成而劉静脩有邵至大周至精程至
正而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以正之說近時議朱
子者復謂朱子之所集非周程張邵之大成不過如
蔡元定之樂律周必大之詞章陳同父之事功暨吕
東萊張南軒陸象山之長耳竊謂光風霽月龍德正
中在朱子固闇然而日脩者豈集之云乎由前言之
誠有過當由後言之則豈盡然也哉試以孔子論之
其集大成有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集堯

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也朱子亦然象山之尊德性南軒之辯義利東萊之矯氣質固有以兼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之解其義邵易程易之會其全大學中庸二程之所表章者復為之次第章句論語孟子二程之所尊信者復為之裒集發明以至伊洛微言時有辯析已精而益精已密而益密若是者謂之集周程張邵之大成殆非過也盖吾朱子自孔子以来一人而已至十四人若於朱子之學皆有羽翼之功倡明之力合而祀之則數

百年之缺典已備矣廡之繆論朱子者如此不識憲副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於洞學起廢甚銳其招延四方學者必首諭之曰非罷十年科舉進取之念無輙過此其教條大要本朱子之舊而復提掇其喫緊為人之語如誠明敬義者懇懇以示人晚生後進知所向方矣先生所考十四人最為詳備多洞志所未載而朱子門人之歷洞學者其盡在是哉

白鹿洞學田記

婁性 上饒人南京兵部郎中

白鹿洞書院乃紫陽朱夫子集士講道之所士之饔

飧有田十五頃世遭兵燹院毀田淪無籍可稽莫知疆畝所在迨我朝崇儒重道之典興吏歷多賢院創殿廡堂齋數十楹而田則不及二頃典學憲僉東廣蘇君伯誠督理院事憫棟宇卑隘且就傾圮謀諸侍御王君元善同寅陸君用節沈君廉夫沈君文進乃屬郡守劉君邦泰撤其故而一新之楹以百計材美工良侖奐之麗數倍於前較之渟僎之盛不多讓焉十三郡士慕風雲集者不遠千里而來凡五百有奇歲入租二百餘石罄於鳩工之費士皆裹糧無他貯以給之三閱月家單不自贍者日辭去蘇君又謀

侍御陳君秉衡以養士不可無田無田是無院也適郡之開先寺僧為徭役所併稱貧不足乃出田四頃六十餘畝求售焉陳君計直償之繼而泗洲寺亦以開先之故出田求售數縮十之一陳君知為[illegible]壞償之倍其直經營貿易則潘貳守重玉林節推伯[illegible]之勤焉共幾十頃悉歸之於院以為養士久遠之需直出公帑羨餘官民無預蘇君懼世邁年湮罔保厥終乃磨石四通命予記之并列田税籍所隸與其頃畝之數于碑陰一樹之院堂一樹之郡齋一樹之察院行臺一樹之典學分司為千萬年計也予亦與院事

者義不容辭昔崇安令趙侯彥繩取僧田二頃入於學宮使無君父者不得獨安其飽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益脩其業紫陽頌其務一而兩得信矣古今相去三百餘年事之黙相符合有如此若夫士之藉田以養道之藉士以興其義一也三代盛時野無無田之夫家無不學之人故道興治隆風動千載其後田不并授士之養無所出故院有田則士集而講道者千載一時院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以廢如講道何我陳君有功於道也博且久矣使其在紫陽時或紫陽在今日又不知何如其頌也士之食於陳君

者不思誅道惟利祿之是嬈則為厝集於此而不如在學宫之為優也是亦素飡而已矣然士之來此者領蘇君之教必知以道自勗焉予亦不可不為之過慮也其職田事者又當謹出内之典無侖合之私庶不負陳君處心之劬矣陳君名銓秉衡其字湖南永州人由進士歷陛今職聲實在朝著書不能悉其治行之懿况此舉乾坤盛事也當垂之載籍故紀其事之顛末以待觀風者採云

武夷書院記

韓元吉 字無咎潁川人宋知建州歷官吏部尚書

武夷山在閩粤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僊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卧小舟杭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鷓鴣鬧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為一廬以待遊者

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遡旅遥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為官于建安盖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盖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熈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

果盡有山中之樂矣盖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竒木佳石拱揖暎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習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栢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蔵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我夫

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胷中蓋有其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慢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

重脩武夷書院記

王遂 [redacted]人宋朝請大夫知建寧軍歷官華文閣直學士

國初學校未立而四書院以興名卿賢相多出其中學之不可一日廢如此慶曆間詔州縣置學來遊日

衆孔孟之後傳說四起盈目而不派塞耳而不能決
者歷千八百年周程張朱核而别之尊本朝安中國
為功甚大士生是時始得其學而又得其所以學三
代而下未有盛於此者也白鹿嶽麓東湖象山考亭
建寧莫不有書院而武夷諸峰山水清美神仙之窟
宅隱君子之盤旋作為精舍昔者胡劉之問難朱子
之講學諸生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飛寫天地之秘
以發鬼神之臓皆在於此而大屏如故九曲猶在徒
為漁夫樵人之觀覬學士諸生固已隨其所學而解
散矣仁智有堂寒棲有館既已荒苔宿草敝蔭而家

葺一言之教入誨於身者獨以為萬世之所宗仰陳
子侍郎在冢孫郎中鑑動來學之思懷肯堂之念因
精舍之舊葺治而廣大之士入熊蒙正朴茂而恬静
不妄納交因妻其居守又詹淵好學而粹於文不苟
於科第就命之講說崇安後進欣然從之遊前使者
潘公友文彭公方撥公田以食之今大夫陳君樵子
捐萬金植大其規模以養以誨寒暑不替遂命致錢
酒以饋欲走山下以觀五曲之勝而未能也夫虹橋
慢亭固騷入逸士之所動心而四經十傳志得意悟
乃於山林有取焉何哉爵禄軒冕非諛聞寡見之能

及游心於獨觀理於妙必有出於耳目思慮之表遂老矣不能起文公於既往質平生之所疑顧與里之後生誦詩讀書以博其所未至或者天子賜帰翱翔山中得以觀挹道德竊載而歸是非大夫崇尚之意歟精舍立於淳熙癸卯脩於淳祐甲辰為之者知縣陳君樵子佐之者熊袞詹樞云

重建武夷精舍記

丘錫字永錫崇安人國朝建昌府學教授

昔文公朱夫子於宋淳熙之十年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祿作精舍於武夷之五曲大隱屏之下與門

人讀書講道其中文公之繼往格開來學之心至矣
精舍則五楹堂曰仁智左廡曰隱求室右廡曰止宿
寮又作觀善齋寒棲館石門塢晚對亭顥川韓元吉
記之詳矣淳祐元年文公封徽國公從祀文廟咸淳
四年命有司廣其精舍建古心堂於外元季兵燹鞠
為茂草栽
朝之有天下有司不以為意先生八世孫洵與澍慨
然以繼承為志適值
朝廷復其家洵澍各出家貲重建精舍經始於正統
戊辰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依考亭書院制仁智堂

則立文公神主以文肅黃公榦文節蔡公李通文簡
劉公爚文忠真公德秀配享左廡仍扁曰隱求右廡
仍扁曰止宿前爲廳扁武夷精舍門庭齋館以漸而
立以予兩預

朝廷纂脩而於文公諸書備見遂託以記其事昔勿
軒熊公之記考亭書院有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
渡而文公生原道統之意真萬世之確論也予何人
斯而敢當其所託乎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於
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篤生大聖大賢俾之以斯
道而覺斯人庶乎有以全其天之所賦行其率性之

道立身於天地之間而無愧於天地之心者也若吾
夫子於群聖之經則刪之定之贊之述之而為集群
聖之大成者也文公於諸儒之書則取之去之考之
正之而為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夫子以前之群聖行
斯道於當時而夫子則述之於後世者也文公以前
之諸儒亦明斯道於當時而文公則傳之於後世者
也斯道之明也猶斯道之行也非有功於人而實有
功於天地也而洵澍兄弟於精舍出財力而重建焉
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繼志述事之孝亦可嘉也已後
之人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脩之治之則精舍之

在五曲若豈不與武夷之山川同其悠久乎遂書其大槩以示於來者

考亭書院記

熊禾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羲軒邈矣陶虞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子歷序道統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

無以籍口来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
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
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
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来又百
有餘歲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
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
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方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
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
脩復邑令古澶郭君英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
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

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為倡郭君適自北来議以克恊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置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書来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無師也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歆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將何為辭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為德行舉而

措之家國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有治教農禮刑兵之具其文則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晩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葢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則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

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
脩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
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
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
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
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
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秦人
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
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幾已失之矣當今海
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冑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

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興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若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来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逹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此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黄氏榦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黄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劒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藴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

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殁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迺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梟事至閩訪求公後表

浚之嗣子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
祠又以考亭廼公舊宅慨慨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
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
爲胄學徵藏書攷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
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有竢焉天運循環無
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脉亟起而延續
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
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
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面北偏有山焉曰雲谷
晦庵在焉侯亦爲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爲門以識

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
精舍創於紹熙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
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
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
敢改棟宇門廡奐然一新邑士劉熙實始終之義學
之創興宋奕黃樞首師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
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庚完堅茨以迄于成
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
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
辰三歲大德十二年四月朔日

考亭重建書院記

虞集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宮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遊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

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記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為已任知無不為文公五世孫炘以考亭之事告諸通守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為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祖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

公祠堂先成竢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併求考亭之書焉盖嘗諸竢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子之言盖至晩歳而後能築室以承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䰟𩲸之往来猶顧懷於兹者乎子孫後進来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髙堂𡶶室若有閴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君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

況乎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謦言以相勉勗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耳吾何幸於考亭見之

重修考亭書院記

彭時

自孔孟道學之傳既泯逮于有宋儒先輩出得其傳於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然而著書立言繼往聖於已遠開來學於無窮功未有盛於朱文公先生若也先生鍾元氣之會具希聖之才早聞濂洛緒論因

大肆其力以探洙泗之淵源故其為學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用能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貫徹乎人倫物理遂兼六經四書與先儒之所傳述者而推明之而訓釋之而折衷訂正之闡幽發微示天下後世以大中至正之道使學者循之可以入德措之可以成治而無異端他岐之惑其用心至勤且遠矣自孔孟而下諸賢明道立教之功邈乎無與並者是宜為萬世文教之宗也夫宗其教誦其書以致景仰之誠固當無所不至而況居處講習之地乎建陽之西里有地曰考亭實先生之故居也當其時四方來學者衆乃於

居之後別建滄洲精舍爲講授之所厥後理宗尊顯道學御書考亭書院四字以揭之歷元至今屢脩屢壞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安成劉君釪姑蘇顧君儼同過而致敬焉慨其弊壞欲重新之時建寧推官吉水胡君緝蒞郡政首捐俸爲倡先生之八世孫洵出己貲以爲助於是興復如故中爲堂前爲廳事後爲寢室俱翼以廊廡而庫廩庖湢之所則於寢室左右附焉居之前舊有池池上有天光雲影亭亦已蕪廢至是併新之榜以故額亭中立石以半畝方塘一鑑開之詩刻焉事方就緒而御史劉君以代去其兄鉞自

兵部職方員外郎來守建寧因喜而力贊其成又明
年監察御史餘姚魏君瀚按治過之益加嘆賞且戒
工亟完之不旬月而工告畢至若經營於始則胡君
之功居多也胡君馳書來京屬時為記竊惟建之考
亭猶魯之闕里也孔子生於陬邑及長始徙闕里後
世致瞻仰者惟以闕里稱焉先生生於尤溪晚乃定
居考亭則考亭之關繫亦重矣今諸君協心於考亭
書院之興復者豈非以先生得孔氏道學之正傳為
萬世所宗仰而此其肇跡之地所當崇重而勿廢耶
能勿廢之以復乎舊觀則先生道德之容儼乎如在

其上者猶可想見矣繼自今遊處於是者尚當起敬

起慕學其學心其心循其軌範以進於孔孟之門墻

庶幾脩已者有其序治人者有所本而道德之成功

業之建可期矣夫如是然後無負於先生繼往開來

之教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諸君

拳拳於興復書院致力如此葢知景仰先賢而嚮往

之者也因書此以告庶来學仕處於是者皆知所勵

云

建安書院記

王遂

淳祐三年夏前建安太守王公移書今郡守王遂曰
埜嚋昔受命也上之訓辭曰游胡朱真流風未泯表
宅里以善其民則予汝懌埜再拜稽首天子之所以
命者敢不敬謹入郡學則游公御史胡公文定之祀
於鄉先生有年矣惟是朱文公聚學考亭之下其在
周程猶孔子之得孟子元年春駕幸太學命撤王安
石之祠而祀周程張朱則文公之宜祀也較然而真
公退居遷陽十年篤意文公之學不下及門之士詔
叅大政而没賜謚文忠邦人所共惜也乃臨北津築
祠以祀文公而文忠娩之並祠而立齋舍因室而營

書院上許之山川之明豁風日之清美可以迎前脩而来後學其工役之大小與築之多寡則已戒吏而飾之費獨埜不及記其事而落其成微子無以遺後人曰初公之未奉詔也以廖公德明之門人鄭師尹為賢而開館迎之尤以蔡公元定之孫模為賢而移書致之使校朱真二先生遺書會書院成請蔡君典教事其敬之者至而愛之者深矣適公入覲鄭以故歸蔡亦憂去士不能不觖望後兩年項公寅孫攝府事因其不能致者而致之公時居婺又以蔡屬遂既至請撥田于朝以為之食別築孔子禮殿於西而趺

坐以爲之祀而力未及也抑早歲幸讀文公之書長不登其門於文忠則嘗預聞乙亥救荒乙未得士之盛其大經大法一言一行得諸心存觸諸目擊今居是邦不能是師是學而徒欲發揚其美何居抑聞之教學相長也道義無窮也前之作者非有餘後之繼者非不足也道在天地間亦各盡力以求諸心而已自孟子後千七百載之疑更諸儒講說之異文公不取諸言論之間而驗之躬行之實不索之想像之末而察之義理之精四書之訓爲世標準入朝三疏能動孝宗之聽而不能不困於邪說之橫流求放心一

語先帝之所深知而不能不惑於偽學之明禁肆我
聖上褒崇德厚可謂建諸天地而百世以俟聖人也
已文忠初年以言語文字受知當宁布政方牧事業
偉然不幸讒說廢放退而講習皆本文公衍義一書
君人之榘矱在焉所謂論諫本仁義而煥如丹青者
矣然二先生之門多有論著無非天理人心之正脩
己治人之方王公已刋之祠宇而門弟子少有存者
惟蔡君為巨擘誠帥諸生用力於四勿盡心於一貫
持敬於端莊靜一之中而致之於學問思辨之際雖
師亡而道遠學在而文存容詎知後之所作者不有

盛於今耶此聖上所為風厲之意王公所為屬念之深而尤有覬於四方之來學者也遂以是操簡執筆而不敢以固陋辭

紫陽書院記

諸葛泰 金壇人宋從政郎徽州州教授

淳祐六年徽州紫陽書院成明年淮西總領上饒韓公補移書金壇為泰言曰余之守徽也紫陽之地未及闢而書院未及築也踰年即江東道院舊基而創焉前為祠堂坐文公像於其上勉齋黃公幹西山蔡公元定侑之乃為堂中揭明明德三字以來學者六

齋並設書樓立其前披雲閣峙其後庖湢廩廄左右夾置所以尊師道而昭地靈也聖上表章六經親灑宸翰作紫陽書院四大字以賜守臣雲漢昭回江山焜燿植碑亭於門之左設宸奎閣於堂之陰其尊君命而侈上賜者厚矣抑學成制定而登載無所或者其何以尊顯前聞開道後學乎泰愧不敢當顧生世已晚於文公之門無復從游之舊獨嘗授讀其書招来其徒薄游建安攷論其學而未能深造自得何敢僣以承命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紫陽者非韋齋吏部朱公之所自生而文公所為不忘其本者

乎吏部少居婺源游於郡學登是山而樂之其精神志念之感未嘗一日忘也因從宦而寓尤溪刻紫陽書堂印章以示懷思文公以吏部之志從崇安潭溪之上營晦庵於建陽雲谷奉遺命從籍溪胡公草堂屏山二劉公以學延質於延平李公侗而逺交於南軒張公栻歸築精舍於武夷最後作室建陽考亭四方之學者咸聚而名其堂曰紫陽書院所謂正丘首而營菟裘者意有在矣自嶽麓廬山本書院之舊而濂溪建安延平考亭其建立次第則因文公之學而作焉皆有御筆照臨其上然未有若紫陽營乎東南

江流上下山川之美卓然於一時若吏部所未及登也吏部當紹興初力排和議大明正論國巳開壬午庚子論諫之源學莫大於三綱五常而綱常莫急於忠孝其仁義禮智之論與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皆由是而之焉者也經行遺愛一草一石皆文公感念之所故庚午婦婺源省拜墳墓宗黨丙申與蔡元定再至游從數月其鄉人子弟必有躍然興起者其於鄉校記書閣以著易詩書禮春秋之盛記學祠以侈濂溪明道伊川之美則隨其資稟循誘不倦有非筆舌所能盡者矣然則徽之學者當以文公爲始

而學文公者蓋自吏部始夫豈屑屑於科舉以釣聲
利而已自心而得謂之性率性而行謂之道堯舜禹
文之所行是也以已而從乎人謂之學以入而資乎
已謂之問繇孔顏曾孟以至本朝周程張氏之所言
是也其行道立言豈但一事一理之合於是而已哉
道之統學之的在乎以朱氏爲師法而已則夫游乎
書院者沉潛乎四書之妙玩味乎易詩之秘涵泳乎
太極通書西銘之解而終之以通鑑綱目讀書者與
理一則養心反身而持之以敬油油聖人之歸豈復
徙求請即是以復明問而使來者學焉是則文公之

教與韓公之設書院豈偶然哉泰固不敢愛於言也

淳祐七年八月既望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回 字萬里歙人元建德路總管號虛谷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陟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祠趨而横入左右齋廡中而肆講爲明明德堂前爲

書樓後爲寢室閣而其上又爲披雲之閣閣之後爲
穹爲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
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
帥設險囷圍撤城外凡屋爲栅郡檄俾遷於南門之
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綿蕝安靈明年
建祠於道院西爲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
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爲明明
德堂而書其顏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曹君澄爲之師
前貢士許君豫立爲學正相與撙縮租入以其年冬
經始興復得經歷趙君仲璋與今治中汪君元龍白

總府皆捐貲率同僚爲助而士亦醵泉相役乎窪亢

𤰞據亥揖巽爲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崇祀之

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又

西偏足舊重屋爲三以大其門又别爲小重屋三面

水西山以倣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

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西向挾紫陽

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

山之正學者俯而讀仰而瞻由是以想夫子之步趨

警欬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庸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

之所宜乎然田閭之土有廣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

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寅丑子可
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
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象之古之坐也
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
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
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正觀始唐釋奠惟侑
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
縣皆立學自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

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從祀而又無不專爲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知者亦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古兗之郛觀魯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下兵至而聞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壞其宅而得科斗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歟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夫子之教百世千世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日也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

重興紫陽書院記

陳浩 [redacted]

紫陽書院三燬三復紀年一百三十斯亦天道一阸也一燬再燬茲不復紀三燬於西江彭黨一覽不存彼方豕突陸梁於江漢吴越安知紫陽夫子之道在生民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固將與天地日月相為久長是燬猶不燬也文運重開

聖人龍飛淮甸所附城郭必先學校次及廟宇無一不新而紫陽書院豈可後耶然倉廩歲入僅足兵食時固有所不逮不有學道者出不倡善於一鄉一里

孰能興先掊之廟食使千載如一日焉於是徽士唐桂芳請於部使者黄公庭桂卜地東門適走里豪鳩材僦工九六閲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可觀主者郡守魏珎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賛助則前山長張珽也又虞院之左方以俟他日有為于惟紫陽夫子道貫兩間派河峙岳雖牛僮馬走皆知為大賢君子此固毋庸多喙但院之三燬三復必由一百三十年者豈無謂哉蓋紀元者必以十二萬為一元以九千六百年之餘為元閏紀歳者必以十二月為一年以氣盈朔虚之餘為歳閏茲院之燬興不

一百二十年必一百三十年天道至此豈非一阸閉物已往開物其兆於此乎吁爲天道者至此否而泰爲人事者至此窮而通爲文運者至此晦而復明也歟此紫陽書院所以興紫陽道學所以明桂芳其有功於名教也不既多乎

重脩紫陽書院記

唐仲 一名桂芳歙人號白雲 國朝紫陽書院山長

郡縣古未有書院也始於白鹿嶽麓者四風俗清純圜冠方領之士往往依山林即幽曠以宮以田以講聖賢之絕學蓋不以科目得失累其中邃道義而薄

詞章則書院之設廩廩乎不可尚也漢東胡侯善雄
才碩德嘗貳臨川典衡陽政称神明元年春朝
京考功奏為東南最特拜新安守以衡陽未滿代也
新安股肱郡意嚮甚侯下車未久葺壞植仆厲精致
治一日伏謁徽國太師朱文公祠下顧瞻棟撓風雨
欲壓詰諸生興創之由諸生羅列進曰紫陽書院三
燬三復一燬再燬茲不復述三燬壬辰濁亂莽焉荊
棘之墟庚子部使者黃公庭桂𢪛卜東闢鳩材就工
閱六月成協謀知府魏珎歙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
旋唐仲也後八年仲已退于郊侯念之不肯置命耆

老仇棨輔齋府檄就隱所委職祠吏明日躬詣黃堂辭謝不報時縣丞趙普覺孳孳以重建爲己任祁門縣丞吳子固適來攝邑事贊襄弘多初穆陵宸翰出兵燹之餘淪落山麓水涘普覺率丁壯數百糜以長繩載以巨木轆轤軋軋歷險弗循如躐平陵於是宸翰屹立大門之內士民聚觀摩挲游息俟盎以倫堂之楹鴟昂鱗次黝堊塗墍乍左乍右輪奐一新俎豆揭虔牲肥酒冽神其盻蠁濟濟從邁莫不咏俟之賢如魯僖馮諸生請曰子稔知顛末可碑之以文仲竊謂聖賢之道與元氣相與久長時有隆汚元氣未嘗不

貫其中時乎東遷彼一庚戌也時乎南渡此一庚戌也夫子不生萬世綱常何以賴文公不生箋註諸經何以明哉新安闕里紫陽為山之重吏部韋齋先生寓閩南印章曰紫陽書堂文公曰紫陽書樓皆不忘桑梓也二先生尚爾宜後人尸而祝之以為講學之地也嗚呼文公之道覆幬天下若菽粟布帛豈可一日無者矧遺風餘教猶未泯乎繼有作者必有感於斯侯字明善構鼓樓暨晰夕浚陂闢虞旱暵衢陽臨川屢建廟學興石鼓書院自有記不特書是年丁未十月

紫陽書院增置學田記

唐元

學校之設舊矣其教焉養焉皆三代遺法也文備成周菁莪樂育洋洋德意為士何修何幸逢斯辰風教陵夷群居弗養趍為游説揣摩捭闔迷本失真嗚呼斯文在宮壞曷可一日廢哉歷炎劉而瀛而奎漸追古典至慶曆則天下郡縣皆有學有田禮義浸灌河嶽發祥而七大儒繼生盡啓群聖關鑰幾復三代之懿我文公先生其一人焉異時與門人高弟陟降星墟卜居未果神遊故都山川草木尚有餘耀今書院

曰紫陽從先正志也始創於城南隅則韓侯補魏侯
克愚爲之也再遷南阜則山長張公炳爲之也百年
舊制輪奐翬飛廩稍未充延佇方來後至元三年郡
守嘉議公忽先慨然自任命天台楊某直學吳國英
節縮浮費爲市田圖歲會其贏得錢以貫計若干既
而教諭蔣某攝書院事與直學貢某積貲益加又得
錢以貫計若干買田三十畝有奇爲養士之助公勤
懇篤至弗啻視爲私家事前所罕有賛之者知事張
侯爲有力是不可無述元謂蒐財庀工以据高明凡
隸于學者皆可居焉也拓疆增庾以食其徒凡以儒

名者皆可進焉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者知其心也先生之書具在讀其書而知其心又以知先生集賢聖之大成也二三子其務學哉公西域人果毅有才畧嘗為部使者用法平允方大新孔子廟以雄特稱從事張侯三衢人由科第起家以文行著于時屨畆宣勞則程元道姚廷用張珽孔彬孔榮也

重修紫陽書院記

唐仲

凡有天下郡縣莫不興崇廟學獨宋初稱四大書院

歷茲以牲殆紛紛矣或父母之鄉或講學之地或仕宦懷其遺愛則尊而祠之尸而祝之以示不忘意有攸在也齊國文公以真知實踐之學紹聖賢不傳之緒其性理精微著於六經四書出處大節編於年譜不復書書院顛末特加詳焉淳祐間理宗賜額紫陽書院一建于城南門知府韓公思軒魏公靖齋也再遷于南阜山長張公仲文也三遷于東關僉憲黃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也自庚子迄于己未二十禩矣茲縣陳侯則威啍啍儒者也洎始惟勤役力有方以尊以莛以協吉日縣丞鄧侯循理業許以為己責陶

夷堅緻伐木孔良中堂靚深盡除朽蠹斗拱四出涌
風樓簷兩廡樹之欄楯屹立三門輝映翼翼言言公
具玄袞金龍蜿蜒蘋藻薦馨不諂不瀆一日邑教諭
仰玉訓導俞希尹汪子實奔走來乞文仲曰文公書
院有四建安考亭仕宦之邦也崇安武夷講學之地
也婺源晦庵父母之鄉也殊不知其先府君吏部公
諱松號韋齋尉尤溪而文公生雖轉徙不常其寓南
閩婺源本歙黃墩之世家也所以韋齋印章曰紫陽
書堂崇安甥館曰紫陽樓意公父子拳拳不忘山川
鍾秀其神必靈幽明一致其冤必歸故曰曲阜夫子

之闕里也紫陽文公父母之鄉也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其制禮之當然者也侯由胄學發身秉性剛決不屈於物廉以養心忠以報國下車以來民懷其愛吏畏其威所謂烈丈夫者非公其誰耶其可敬也已其可歌也已

重修紫陽書院記

周洪謨 字堯佐長寧人號箐齋國朝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紫陽書院舊在徽郡南門五里宋淳祐中郡守韓補創造理宗御書院額元至元中郡守魏克愚遷門內之江東道院後以齧於水而遷於南阜元末燬

國朝洪武中重建於歙學之右舊則西向今則東而與紫陽山為正應書院為徽國朱文公設中為堂肖公像有司歲嚴祀事而以黃勉齋蔡元定配食堂之前左右架兩廡又其前為重門堂之後為學舍若干楹以棲講學之士於乎講學所以明道也道在天地間歷萬古如一日三皇二帝夏商周之君天下莫不以斯道而立人極至周末而否天乃生素王孔子使明群聖之道以師表萬世於是刪詩定書脩禮正樂周易以賛春秋以作未幾而阨於楊墨鄒孟氏力闢之自漢而下斯道又阨於佛老至宋周程張邵者出始

能即遺経以發明道奥攘除異端逮夫文公則又兼
諸子而集大成千載之薄蝕者炫然以明百家之駁
駁者粹然以正皆公之功也今夫九州萬國及海外
諸番若高麗日本琉球交趾之類皆知尊公道學而
沐公教澤況其鄉黨縉紳之士得不仰而慕之乎此
書院所由設也是不惟潔俎豆以報公之功且有以
激後學觀感興起之志其有益於風化殆非淺矣自
國初来有司累葺積歲既久而圯滋甚同知張英謀
之知府王勤通判婁琮推官楊宣知縣王鯨相與協
圖理肇工於成化十六年九月落成於明年二月

二日乃遣人求筆其事於石以示来裔若夫嗣葺之使益遠而益新則有待後學崇儒重道者成化十八年六月

湛盧書院記

揭汯

齊國朱文公講道於建寧而楊羅李之道愈尊劉蔡之學亦顯其徒若黄若真若陳若李皆得以表於後世天下崇尚其道尊用其書凡師友游息問辨之地皆建書院起於文公之祠堂在縣治之右七十步至正十六年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阮公德柔同知建寧

路時因其址而拓之中為講堂北為文公祠祠之南為展禮之庭堂之南為泮池而梁其上翼以兩廡又南為大門堂之左為燕居門之右為興文神祠門之左為參政公祠以面湛盧山故名曰湛盧書院明年閩海僉事般若帖木兒行部覆其事而嘉之俾請于朝二十二年得請而賜額明年署羅文諒為山長遂來請記余嘉其請曰惟文公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松溪之人能服行文公之道唐虞三代之人矣今之書院昔為祠堂不過朝夕企仰以致其慕而已今也列為學宮有訓迪之師焉有

講誦之友焉當求文公之微言與論而推明之追文公之善行懿德而懋勉之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庶乎文公之道在是而不負朝廷尊崇之實意與夫叅政作興之初心何其幸也

大同書院記

林泉生 字清源永福人元翰林直學士知制誥謚文敏

孔君師道尹同安之明年政平民信乃謀其邑人曰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簿民至今稱之今國家表章理學凡文公舊所講習之地悉為立學設師弟子貟闔中最盛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

吾將興舉墜典何如衆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剛度材之良弘宇峻陛列廡崇堂建禮殿以奉先聖作戟門于殿之外又外爲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祠文公以鄉賢樸鄉呂先生大圭配講室齋序如邑學既成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師二府適覃懷許公爲閩海憲使即爲上聞請額于朝以列學官邑人榮之他日師道遣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林泉生記之予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者而興學立教有循吏之風記之不辭按傳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安主簿即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

者十年盡得濂洛要領篤信力行悟契古道在同安
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為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
人亦斷然以聖賢之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
過同安觀所謂高士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
弊則必葺俾勿壞同安多古碑刻凡朱子所撰述者
邑人能成誦之彼豈為虛敬哉誠之感人者久而不
泯也不然簿之為官微矣何二年之績有百年之思
乎余嘗讀朱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
心公天下學資後世宜其身没而道彰世遠而言立
也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

孰不欲為聖賢我窮理盡性之無其師則知者立異愚者昧焉大道荒聖門塞則強者爭歧弱者畫焉寥寥乎有餘年天生周元公於舂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中相先後以為師弟朋友傳心講道上繼墜緒燭幽啟鑰盡破群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皜皜行乎天下天下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可信也觀太極圖通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德之蘊非東周以後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及龜山楊氏載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子者也蓋慮四子之書廣大弘博初學不知

所入嘗與呂成公釆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
近思之教至是始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晚進
志學而無師友者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
矣嗚呼即斯言也可以見朱子之心矣夫天之生人
無窮而生聖賢則曠千載而一二焉人不可一日而
無學聖賢不可待而師也朱子有憂之故述古成書
擴前聖未發之蘊開後世入學之塗使聖賢不生志
道者得由書以悟入非小補也嘗慮人無小學之功
遽入大學矯揉致力鮮不懈矣故作小學書使洒掃
應對之童服習忠信孝弟之教禮閑情欲學變氣質

則其成材也易又慮學者以大學爲大不可升以中
庸爲幽深玄遠不可能以聖賢爲天資之高不可到
則亦自棄而已矣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
持敬以入大學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一理也由
謹獨戒懼以入中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
其至也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閒斷始學
孟子者自求放心始故切切以爲訓使致力於是者
知聖賢可學而到也不惟此耳其他凡所著書欲學
者以約得之則用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受其成
簡可以進道敢忘先儒用功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忝

下學資後世者此也今朱子之書布滿天下而戰國秦漢後百氏龎言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始因同安尊崇朱學故詳為之言或者因予言而有得焉不徒祠而祀之之為崇也師道名公後孔子五十三世孫也閫海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先宣也聖賢之後克濟世徳又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至正十年之夏成於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之正月邑諸生王芳孫謝宜翁孔克原郁璋邑吏林英皆服集事附列記後云

重建文公書院記

任士林字叔實號松鄉四明人元安定書院山長

尚論先王之制黨庠術序遠矣唐詔天下置郡縣學厥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曆熙寧學校寖盛處士之廬遂廢逮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始開元禮尋創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是即諸儒講道之地以立書院者益衆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仕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其徒不事月書季考所習皆窮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廩官給之田或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世

祖皇帝混一區宇郡縣學益崇且侈頒以力創書院
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加察詳焉行省設官以主
之其選視學正録皇上嗣大歷服播告中外勉勵日
加明年置各省提舉以敦教事永嘉陳君友龍以朝
廷首選寔来江浙始至起士林于家俾復文公書院
於奉化之陽士林載拜承命奉公牒以白諸州州刺
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昔文公提舉浙東常平日循
行台温郡泊州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生請講書于
學宫景定初橘洲姚公希得建海閫敬齋謝公昌元
方在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灊舒君泌董君幼該

請立書院于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改扁文公書院山長李芝皓王磁主之既亦廢弛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燾有志改築卒不就檄下日其猶子必英圖寶廉山以進其婿前太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魯花赤察罕知州事李侯炳與其貳星侯槃李侯居安議允協其屬咸君消鄭君元均贊甚力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士又明年祠宇成奉遺像行舍菜事凡受學士林而志于立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亦樂以義廩三之一為之贍州若

府狀其實于所部于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令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為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為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令而後獲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或曰州刺史之功刺史不有曰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而不屈於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閒於欲故剏置書院凡九所復昇潤宜興隸學之田萬八千畝

皆事之著者予不得槩書之云

太師信國朱文公褒封記

方琳卿[redacted]人宋徽州司法參軍

國初五星聚奎肇開文明之祥代生偉人羽翼斯道其振微續絕集衆美而大全者實維我朱文公之功皇上臨御之三年益崇儒術以公所著中庸大學語孟解有補治道親灑宸翰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徽為道德鄉命下之日衿佩閭閻相慶于學於是繪冕服像如鄒魯乃吉蠲拜祠下琳卿為文以告焉儀形若存命數有奕卓哉熾乎盛舉也禮既行或問昔我孔

聖再造彝倫功被萬世然皇皇環轍不遇于時晚而
著書秦火厄之漢興過魯祀以太牢封其孫為奉嗣
君自是諸儒推明其業時君表章而褒崇之典猶多
闕也久乃謚為宣尼公又謚為文宣公謂宣尼以字
為謚無取焉爾大象啓鄒土之封乾封隆太師之秩
開元更以王爵至我朝乃冠以至聖夫孔子之道如
此其大也功如此其巍也彰隆名植徽稱猶如此其
遲且難也今文公之學以正心為入門以居敬為實
地以正人心闢異端明道立教為事業此孔孟傳之
文公者也歷事四朝翔而後集入講經帷君有嚴師

出隶麾斧民有慈父道未爲不行時未爲不遇也雖正道晦蝕於權姦當國之時而復大明於嘉定更化之後公去今未久肯堂之招于踐寢之名流皆駸駸顯用矣謚而贈贈而封視孔子又易易然何邪類開其說且紀今之成以爲此邦不朽之榮聊御欽祚辭席而言曰天將啓太平之運其君臣必有崇師重道之心者千數百年自漢以來狃於黃老申韓之習雖明君賢相猶甘心焉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未有眞知聖人之道者千數百年間治少亂多由此故耳方今帝學日新緝于光明股肱惟良將順其美如舜禹臯

如湯伊萊見聖知聖以心合心故能啓遺文於簡冊發潛德之幽光胙之有邦尊之維垣豈為過乎由此觀之道運之未興也孔子之爵謚曠代而始定道運之既興也文公之爵謚一旦而遽崇聖賢何所加損而治之隆替不古有乎矣吾君相尊文公所以尊孔子也吾學者學文公所以學孔子也體吾君相之心以深潛孔子文公之心學者皆得師焉儒術行師道立三綱以張五常以明九疇以叙萬物以育太平之治可以立致將天下萬世是賴豈徒為此邦榮雖然榮莫榮於此邦也太史公適魯觀孔堂車服禮器低

田留之而不能去其將有登斯堂瞻斯像低田留之而不能去也夫皆曰敬書以告來者寶慶丁亥夏五月朔

重建紫陽書院記

羅玘 字景鳴南城人 國朝吏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讀 續集

徽之紫陽山鄉先生徽國文公講學處也後人作院祀之因以山名宋穆陵特賜額焉然屢遷矣入我

國初始得遷于歙之學以面是山屬僧寺其後勝蔵于冥望氣者言宜院於斯賓面于主士後當有魁天下者正德庚午冬豫章熊侯來知府事拜公院下曰

是弗稱出而望得寺焉曰可院也推官張鵬以御史
先君圖而弗果告侯狀上之報可侯喜徙僧撤寺而
始事之越壬申三月院成則中為祠像公左則勉齋
黃公配西向配後定宇陳公林隱程公環谷汪公亦
西向右則西山蔡公配配後雲峯胡公道川倪公東
山趙公亦東向祠之兩廡祀生于徽之賢者曰企德
之堂西向堂後有講堂曰尊德性焉南向祀仕于徽
之賢者曰遺愛之堂東向堂後有講堂曰道問學焉
南向凡講堂四周皆棲士之舍祠階之前為道矩為
三廉拓中為臺臺下為方塘雙泉灌之名曰活水以

石梁之貫于道以屬于內門之外其前以穆陵賜額鐫諸石豎其內徙公之石刻豎院之諸文亦從焉豎之其道貫于外門之外為衡道迤過之少曲為坊以院名大書扁之偉哉勝自天開哉都人士咸訝條然得是奇觀哉而曰役之不我及何哉侯又喜曰可教也乃拔七校士合四十人入肄其中釋菜與開講差廢諏卜矣百需於俸餘資無羸糧矣發最於聲實徵絕釣采矣自是聲教日彬彬乎其盛矣迺癸酉秋士多領賢書試南宮入

廷對第一人者唐皐也緊侯作院崇公推公之教教

人公亦默乎化機其神矣乎而言機祥家者侈為奇
應侯不謂然獨德鵬與繼鵬張應祺曰微一佐吾幾
急而止矣侯名桂字世芳前大理正有聲在徽以師
帥自任而其效若此有民人焉者其有激也夫侯走
院士陳有容越湖山來暫記予於留都先受狀迺發
而次其事為記授之歸俾勒焉以告于世世

復紫陽莊基序

唐元

先庚戌而生者孔子也後庚戌而生者朱子也道統寔有關焉歸魯之侵疆者仲尼也歸紫陽之侵疆者唐侯勳庸有足紀焉嗟夫天下萬變之機日過乎吾前而吾心自有一定不可移之見所謂一定不可移之見以理為之準則也即事論事則如施言蠟貌適足以文其姦即理論事則如覆盆之下容光必照今紫陽之莊基是也惟我書堂前代太守愚軒韓公創之靖齋魏公繼之靖齋之父鶴山先生與西山真先生號南北兩山皆

宗文公之學克承父志故於紫陽特加之意買田刋書
悪至渥也佃甲與臺之役也始而事主挐𡖅曲拳終而
叛主操戈入室春秋書三叛人與夫竊寶玉大弓事
雖小失不論叛主之惡亦無少異宅爾宅田爾田書
堂業也今乾沒之以為已有天其可欺哉雖挐其庭
掃其式亦不過也昔魯仲連嘗謂人曰所貴於天下
之士者為人釋難解紛也平原君欲以千金為壽而
仲連却之故有高世之知術者所以能成不賞之功
後世稱誦不已然則昔人所謂天下之士者其在公
門矣惟公文足以善化廉足以厲俗仁足以及物智

足以摧姦以是施之百里之間一洗往昔臨民之陋習神鑒其衷有孚盈缶於學田僅一節耳由是以推其餘其允合於人心興墜而起廢者何翅百千也夫砥礪以剸犀兕者其鋒不可犯仰觀群流者惟金石而為能循良志伸貪夫吐舌其舉甚盛也余老矣幸忝宗盟末諳一識輙為引首以寓贊美之意焉

紫陽書院遺文序

劉定之永新人國朝翰林侍講學士

宋之盛時濂溪關洛諸儒雖發揮古先聖賢之道然向非紫陽朱文公纂述於後亦無以集其已往之大

成垂諸方來而常明也論其功者謂洙泗賢於群聖則紫陽亦賢於諸儒遠矣譬彼江海之水雖其源實遠然至于末流統宗會合而後大不亦信哉此紫陽書院之廢興與其文章之散合而終不泯者以斯道之所存也按圖志紫陽山在徽郡南五里秀特爲郡巨鎮處士祝確翁偏其讀書樓爲紫陽實妻韋齋以女而生文公後韋齋去徽爲閩人然其印章與文公書樓皆號紫陽不忘本也嘉定甲戌郡守趙師端始創文公祠于郡學勉齋黃直卿記之歙令彭方遷祠于縣圃之歲寒亭淳祐間郡守韓補請于

理宗御書紫陽書院額賜之遂作書院于郡南門外
元至元丙子按察使奥屯公郡守魏克愚遷于門内
之江東道院即宋時郡學址也延祐乙卯溪漲屋壞
山長張仲文遷南阜與紫陽山對置學田購山地令
士之來學者可賴以養未幾燬于兵
皇明初山長唐仲張珽請于僉憲黃德芳稍復舊規
于歙學之右儒士張士脩汪子容唐彥武等續脩飭
之正統甲子巡按徐御史郁遷諸射圃教諭皮岳訓
導蕭翰儒士吳遜鮑寧江瓏程孟張逵程慶等咸相
其役而逵復蒐集遺文得金仁本抄錄唐長孺家藏

文公所作與他人所述有關於書院者悉彙爲帙題
曰紫陽遺文夫宋元至
今歷代未甚久然書院之廢興文章之散合可感者
亦何限矣使非得其人則廢者惡復可興散者惡復
可合哉其人所以能興而合之者得非以斯道之本
於心哉斯道之本於心無往不然豈但徽郡然而徽
郡文公父母邦也於此無有能然焉則他亦無有能
然焉矣而其能者豈不足稱哉當是時徽郡之仕于
朝者御史許君仕達贊其事尤力間言於余故余僭
以是爲序亦所以至其嚮往之心也正統十四年己

巳七月之吉

徽國文公生旦致祭詩序

唐元

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蓋將以立萬世之法程爲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庚戌而生孔子宋庚戌而生文公尼丘之禱圩頂輒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也山頹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之道著於心發於口筆於書而六經成先生足其所未盡羽翼之而傳註出其道同孔子周遊天下僅爲侯國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丐祠補外晏如也其出

處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不斬可也今天下學者咸知尊紫陽而父母之邦專祠在焉至正二年壬午九月既望惟我徽國文公始生之辰書院率循舊典脩舍菜禮初獻則廣信張公景範亞獻則番易朱公克用終獻則三衢張公仲亨祼薦有臨怡答靈既退而燕于明明德堂醆斝序行酬酢有儀雍雍于于髫冠侍列笑談交作芝蘭芬襲神人懽喜於是新安唐元賦詩以彰盛集明日屬和繼至克用公且命元為引首將刻梓以傳山長史君仲衡溧水人僕紫陽老諸生也是為序

紫陽書院集序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國朝鴻臚寺卿

豫章熊君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内迺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士之秀而躬教之於是七校之士俱政之弗繼也教之或湮也而程生曾集書院之故復弁以白鹿之規遺後來者使知所敎刻成畢生珊來致其合語請一言之益予惟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君之意勤矣興廢之詳程生之集備矣奚以予言爲乎然吾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寂卑之

而支離流蕩失宗勞而靡所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以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是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愼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也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慾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扶衛而删鋤之者也無非有

事於根焉爾已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叙又次之以脩身之要又次之以處事之要接物之要若各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考亭書院上梁文

馮夢得

伏以闕里闡斯文之統緒垂二千年考亭接正學之淵源恰六十載又新輪奐加惠佩衿恭惟太師徽國文公晦庵先生體用大全明誠兩進以道接堯舜禹三聖之道以心傳周程張諸子之心先太極而始後太極而終皆備於我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不易吾言真如泰山北斗以仰之所謂河圖洛書之在是惟滄洲之勝槩廼晚歲之卜居源頭之水不窮戶外之屨常滿寂寥木鐸寧無江漢秋陽之思蕭索竹林

誰繼風露夜簷之讀茲蓋伏遇植齋運判寶章大監望宗西蜀學派東萊堂下步趨曾髣髴乎金石絲竹眼前突兀將收拾乎榱桷棟梁聞玲瓏之八窓屹壁高之數仞何但儷嵩廬雕岳之勝抑將廣濂洛關河之傳相與講磨如聆謦欬溪山清邃緬懷千古之風猷雲漢昭回增耀九重之天札輙成善頌同舉脩梁

東

高山仰止我文公會得滄洲無限意百川學海水朝宗

西

故家喬木與雲齊野服恂恂笑談地箇中喚醒幾人迷

南

一抹清烟寫碧嵐借問開山公案秘

齋曾向此停驂

北

此去聚星亭咫尺明河未落斗復昂認

取人心中太極

上

使星大作斯文倡滿堂衿佩玉鏘鏘究

似考亭初氣象

下

諸賢當識其大者但將誠敬為入門是

亦聖人之徒也

伏以上梁之後絃歌不絕衣鉢相傳寤寐千載之心

涵泳四書之澤君子之道鳶飛魚躍各遂性真先生

之風山高水長莫窮教恵

紫陽書院上梁文

唐仲

嶽之紫陽書之皃繹兩庚戌而聖賢生下而蟠地上而際天丁[illegible]書而文運合式當恢復之始巳遂樂育之深竊以道闇千年學湮諸子正誼明道仲舒僅闢户庭格物致知昌黎幾迷根本每推關洛次第直窮洙泗工夫北面宜尊南歸浩嘆瑞騰紫氣家發源而産尤溪明照青藜隱武夷而仕廬阜沉潛六經之旨反復四書之編如縄貫珠似髮受櫛分毫析縷含英

咀華所謂日月之行空光芒不夜何慚雨露之潤物
沾溉長春豈特榮之一時實可恭之百世初掛表城
之內再營斷隴之巔治亂相仍播遷靡定李翰皂蓋
先後屬魏侯之勛皓首龐眉潦倒笑唐生之卜規模
革故事業鼎新恭遇僉憲相公先生圭璧粹温冰霜
皎潔詩題紅葉早充畫省之賓鑾壓金環甫作皇華
之使伸究未異飢渴嫉惡不翅仇讎為丞相之腹心
任朝廷之耳目郡縣以興庠序絃誦咸聞幨帷而舉
賢良參苓悉備况今俎豆之地在昔文獻之區龍衮
公圭歸故鄉之魂魄象筵神主儼多士之儀刑杞梓

儲材斧斤奏技門樓高敞堂宇翬飛尚遺剥落之碑
御題大字將拜褒崇之詔渙號殊恩六偉齊歌雙虹
高舉　兒郎偉
東　縹緲花屏拭目中　一點文星移次舍
千年靈雨集新宫
西　峭嶢畫棟與雲齊　故鄉見說韋齋井
紫氣如雲白似霓
南　紫陽在望碧如藍　後於要識先生學
好把遺經仔細參
北　學子步趨佩鳴玉　黄山昨夜月如輪

秪許白雲簷下宿

上
異世懷賢心獨往　有時化作雀歸來
滿谷松聲雜笙簧

下
吾道如山本無價　見時已悟庖羲心
鹿跡沙中觀畫卦

伏願上梁之後春秋蕆祀朝夕瞻依道脉乆存適彼人間之樂土文風大振盡庇天下之歡顏采藻增輝峩松善助

重建紫陽書院上梁文　續集
汪思字得之婺源人

繼往聖而開來覺功在乾坤崇正學而黜異端事高
今古緊聿新於輪奐良有幸於絃歌竊惟南宋之庚
戌與東周相符是以紫陽之夫子與洙泗並著斯文
未喪集諸儒之大成吾黨有依與一邦之文獻固宜
祀之百世要當傳之一心自昔則然於今匪懈顧荒
蕪寂寞之地遷徙屢歷於前脩而爽塏高明之區煢
煌乃崇於佛氏誠非諸士之快甚為吾道之羞玆者
恭遇郡伯熊公石崖先生洪都 俊甲第名賢隆簡
靜之風無治教之責以興起斯文為任以表章先哲
為心眷茲院之新圖實此邦之盛典撤青蓮宇亦奚

慚巡撫河南之梁公申白鹿規真蕉作教授湖州之
安定上有洗侍御以通敏之見主其事下有張節推
以剛斷之才成其謀頁問政挹紫陽山攬後前而大
好尊德性道問學堂開左右以宏深額存宋主之舊
題功軼韓侯之始事絜𢦏蘋藻于厥儀刑偉矣衣冠
在茲覩灸麗澤之資罔怠高山之仰不忘盖將振儒
先道學之傳抑以裨
聖朝文明之化言厖學紛從前慨善地之久淪經明
行脩自後覩英豪之輩出脩梁載舉美頌斯興
東　紫陽山色古今同　朝來試揭朱簾看

雲淨孤峯倚碧空

南　萬仞花屏抹翠嵐　一旦宮墻重出色
幾年寂滅墮空談

西　舊時宸翰煥新題　東南鄒魯君知否
千載真傳莫着迷

北　吾道原來隳不得　當年僞禁底須嚴
此日尊崇自無極

上　衿佩循循咸禮讓　可憐俗吏簿書忙
誰管斯文有興喪

下　大禹塗人同類者　吾徒合識郡侯心

義利關頭明取舍

伏顔上梁之後山川不改俎豆長輝正學闡前古之

微宜有光於故國真才需

明時之用期不負於平生心胷海濶天高道體鳶飛

魚躍

重脩武夷書院疏

熊禾字去非建陽人宋寧武州司戶參軍號退齋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由此山四書衍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環海數州之内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為之守幾載雨凌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盖伏遇府判梅廒先生以蜀西之真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地又何適矣爰謀

爰始以經以營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
乃力用相于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
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亨一𣅿之
典刑

重建文公神道門跡

熊禾

竊惟建之考亭寔惟東西闕里文公墓在縣西北徧
唐石九頓峯下神道門在麻沙鎮西可一里許累朝
表章襃表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不無積
壞忽此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者過半竊覩上司

行下先賢祠墳墓[illegible]尊況
聖朝表章文公之學[illegible]門臨驛道如此損壞
曷稱觀瞻令擬一新起蓋[illegible]傍作草廬三間召
人居守灑掃中為祠宇以[illegible]者下馬瞻敬之所顧
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用鈔二十餘錠非得當路主
盟豈易圓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文公百世之師即今夫子徽國千年之墓視
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存遺
蛻曷想冥鴻但目商容之閭者必式車而過仲舒之
墓者為下馬道之所在疇敢弗恭況

朝廷崇奬之方新又府縣奉行之惟謹凡經游歷靡不表章顧沙川驛道之傍即唐石墓門之闕峩峩雙表奕奕衆瞻忽焉風震雨淩致此梁傾棟橈此通國上下之所驚慌豈為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懇悃用干當路堯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於此大明天地日月山川猶存則此門亦當不朽輒奉以請願相其成

御書紫陽書院四字謝表　韓補

地闢紫陽祠儒先而立教天題華扁寵侠服以承休事聳觀瞻情均鼓舞臣補惶懼惶懼頓首頓首切以化民成俗者必由學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嘉祐崇曲阜之宮親濡廟額中興重首善之地特染殿顏是皆賁餙於人文于以翼扶於聖統眷考亭之講道自徽國以篤生家習遺書若見宮墻之美堂存舊址尚遺金玉之音像祠幾徧於藩方賚字獨虗於故里閱時浸久曠典未蒐叨承命以撫封勉詢謀以卜築念薄書期會豈為大務而道德性命實在斯文適恢麗澤

之規俾識高山之仰甫兹就緒誤徹凝旒宸奎煥四
字之垂鄉井侈一時之耀恩深雨露與草木以咸蒙
光照乾坤儼羲娥之常耀允謂無前之渥是為不世
之逢兹蓋恭遇
皇帝陛下正筆以心得書之體五帝其臣莫及猶研
極於睿思百家之指不同欲脩明於正學爰闡龜畫
馬圖之秘俾參鹿洞鷺洲之榮臣拜賜殊常瞻威若
咫輿石室之祀雖慚蜀守之中和歌雲漢之章但祝
周王之壽考

御書跋

皇帝即位二十有二年神化堅凝寓縣寧謐深惟入極民彝之大實儒者扶持之功法宮靚淵獨觀昭曠百爾玩好拒卻不疑厥況御寶跗題華扁用宏賁于首善之地矣下至方國之建書院者悉次第而敷錫焉臣去冬待罪古歙乞為先儒朱熹立祀因闢黌宇以育英俊儒紳歡講達于帝聰有旨賜紫陽書院四字鳳飛鸞翥遒勁偉特凡厥瞻觀如望屬車之塵罔不欽竦而誇耀臣既率屬拜賜因念昨以宗正簿入對玉音諭臣曰朕宮中無他好惟讀書寫字而已始

臣
騃遠未能蠡測今觀八法精妙超入神品如此聖
學之進豈易涯哉先是門臨通衢惟璇題尊嚴懼或
褻玩乃規祠堂之左別敞高楹以庋貽揭復於直舍
後增創傑閣爲尊奉寶藏之所工役告竣進諸生語
之曰天不愛道故龍馬龜圖見于河洛王者重道故
雲章奎畫被于州閭今此數楹之屋非有虹彩翠氣
流離宛延如唐室千二百區之壯也偏州斗壘介在
萬山非有巾卷充街纓笏匝序如漢京辟雍之盛也
聖上不泄不忘寵光無間非以先儒之道在是乎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惟孝惟忠克勤罔怠是所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不然則牆室屋漏一念弗謹天威不違顏咫尺可不懼諸臣既伐石深刻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淳祐六年十有一月望具位臣韓補謹識

白鹿洞賦草跋

虞集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善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澗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

篇緝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不待皆至乎白鹿洞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跋朱子墨蹟

朱子葬母祝令人之地得之西山蓋其家每欲得葬地則必求之西山也

跋朱子遺墨

汪舜民字從仁號靜軒婺源人國朝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夫子九世孫燮源司訓君禎索予所藏夫子遺墨刋示學者予以此本應之嗚呼夫子集諸儒大成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固不在此然而一草一木謂非造化所及不可也司訓君克懋家學而致意乎此則其大者可知矣覽者當自識之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紀題　詩詞

挽文公先生　曾極 門人

皇天開太極庚戌聖賢生六籍文將絶千年道復明
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逺舍閩溪急潺湲洛水聲

聞考亭先師之訃 時黨禁方嚴　程永奇 門人

忽聞摧岱岳吾黨更何依歛衽看炊黍登樓送落暉
祥麟傷史筆山鳥怪儒衣此道終難絶他年有是非

拜婺源文公祠　李奎 弋陽人 國朝監察御史

天啓文明賛治平萬年宗主頼先生經窮六籍開来

學道繼諸儒集大成祠枕星源青嶂合亭臨虹井綵雲積栗驄遠謁逢秋祀瞻拜徧興景仰情

又　　程敏政

洛水初傳道已南後生何幸此庭參一時氣數存虹井萬古儀刑仰晦庵塵鎖斷碑餘刧火山圍新廟擁祥嵐正心誠意言猶在三復無能秖自慙

拜婺源文公祠　　鮑楠字良用號龍山歙人國朝戶部員外郎

刧火何年地半虛數椽宮廟作新居遺容不改當時乾刻石猶傳絕代書白日青天須藉此陰雲寒雨適來平生書頌成虛讀安得儔侯一問諸

拜婺源文公闕里　吴文度字憲之金陵人國朝監察御史

千里登堂愜素衷撥開雲霧見崆峒心傳洙泗功常在教著徽閩道德崇二氣貞元歸正脉六經山斗仰高風紫陽亭下空流水百折縈迴繞故宫

又　宋端湘陰人國朝徽州府同知

千載巍然廟貌存晚生猶得誦遺言六經已變秦灰後一脉真傳魯教尊爍爍文星胎聖瑞源源道學在乾坤摳衣進謁門墻下薄採蘋蘩酹一樽

題文公故居　熊禾

峩峩雲谷山森森滄洲水中有宅一區過者視闕里

文獻尚可徵豈不自魯始載誦鄒氏書千載若爲侯

又　　高道凝監察御史

當年韋齋翁曾愛此山水卜居繼先志世比道德里

吳守扁已傾遺構孰經始文運無終窮百聖端可俟

拜文公先生祠　無名氏

夢奠楹間已百年遺經遺像尚依然一生忠孝存方

寸千古文章集大全雲谷春融梅富貴寒泉夜靜月

嬋娟有孫抱道脩清節不負朝廷不愧天元汪先生之孫名炎

宋亡飲藥而死

題白鹿洞　方岳字巨山祁門人宋吏部郎號秋崖

玆山信雄深鍾梵上雲雨徵吾紫陽翁幾何不豪取
有朱青牛車肯作白鹿主詩書衣被之一變至鄒魯
唐虞際淳熙此道日方午澗聲撼皇墳山翠濕章甫
紛其四方人會此共談麈岳也互鄉童屨二不及户
却後七十年空堂凜遺矩四書在乾坤六老自今古
昭回雲漢光不隔天尺五厥惟貂續難謹勿小吾土

遊白鹿洞　胡儼

騎從金笳發肩輿畫戟開路穿芳草徑山倚白雲隈
秋色淨如洗晴嵐翠作堆昔賢遺教在尋訪洞中來

遊白鹿洞　余宗[redacted]

昔賢遺故址面面擁青峯峭壁斜生竹懸崖倒掛松
聽泉心自潔題石興偏濃五老雲霄外相看爲改容
紫陽興學日遺刻徧岩幽經史曾充棟文章昔汗牛
流傳千數載廢墜百餘秋盛世重興復從教士子遊

遊白鹿洞　金紳[redacted]

雨霽風清暑氣收遠趍祠廟拜前脩救荒遺策留敷
奏治世良規愧講求耿耿聲光昭宇宙煌煌香火越
春秋禮容升降多觀感匪直公餘事宴遊

白鹿書院拜文公像　夏寅 國朝江西副使

山人養白鹿鹿死山人傾偶逢紫陽翁再起書院名

車停構一宇雲流走群英枕石石不頑漱泉泉有靈
彭蠡萬頃波流作泗水聲匡廬九疊峯峙為泰山形
白鹿比蒼麟因之了諸経我来訪書院僻近南康城
遺像在古祠鐘鼓置兩楹拜瞻不能去豈為山水行

又　周孟中字時可安福人國朝廣東布政使

五老峯前白鹿塲首賢曾此講虞唐百年道誼丘山
重千古林巒草樹香軽世方知物外樂採榮偏覺静
中忙自從一去希賢室雲壑風雩夢不忘

又　張元禎字廷禎南昌人號東白國朝吏部侍郎翰林院學士

潺潺流水泛軽巵千古風流又一時五老雲端應失

笑此中真趣幾人知

誰似南康太守賢乘閑常此聽潺湲光風霽月無邊趣勝地元來自有傳

又次韻　　黃仲昭字仲昭莆田人國朝江西提學僉事

獨來蘋蘩薦一巵淵源道化想當時茫茫墜緒期重續聖學心傳愧未知

仰止無由見昔賢青山崒嵂水潺湲當年豈是耽山水千古誰將此意傳

過武夷書院　　陳元英[redacted]

踈簾透月山猿嘯竹案飛塵乳雀行笑指碧池春藻

密溪流猶帶讀書聲

題文公武夷精舍　晁子東 [redacted]

數椽茅屋俯清溪學者盈門得所棲地僻任從雲聚散林深不礙石東西巍巍道德千年在凛凛聲猷萬古齊遺像載瞻三太息一庭烟草有餘凄

經理武夷書院　劉梅村 [redacted]

中分九曲隱屏峰一隙祠堂着晦翁水作當年弦誦響山猶先輩典刑同外無烟火塵埃到上與神僊窟宅通昨夜武夷山下望一輪明月照儒宮

又和韻　月山 [redacted]

九曲中間大隱峯百年猶屬紫陽翁一川風月渾無恙大地山河已不同剝往復来知靜動坎流艮止驗窮通我行已與梅花約信到環中第一宮

又和韻　熊禾

大隱東南第幾峰我思論學武夷翁春秋詞義今如昨文獻風流已不同陽欲復時宜靜俟道當窮處有時通先生若有觀梅約好把詩篇和澹宮

題考亭書院　匡顯 [redacted]

山下深溪溪上亭亭前下馬慨高情四時書屋雲来往千載儒風道顯明甕牖春畊山色秀滄洲雨過竹

陰清源頭活水誰能識空記溪山第一名

考亭書院拜文公像　高道凝

斯文千載日星懸獨有先生道學傳筆削百王今有統發揮六籍古無前高名已與江山共陳迹都隨歲月遷一瓣心香問疇昔空餘古木鎖寒烟

題滄洲精舍　熊禾

我觀前輩人作事皆典則堂室雖云卑古制端不易當年小神龕奉主虔祀秩誰知正學行須作天下式

又　李好直 [redacted]

翠屏蒼蒼源水泱泱於穆哲人于焉脩藏闢滄洲于

林藪導活水於方塘沆潛乎仁義之府涵泳乎道德之場聖道之淵源由是而滂沛後學之流演由是而汪洋撤彼藩籬毀我垣墻月白風清雲影天光猗歟滄洲山高水長蓋與夫東魯之洙泗前宋之伊洛雖千百世而同芳

詠考亭書院桂樹　鄭潛字彥昭歙縣人元泉州路總管

先生自植庭前樹今日人看手澤存元氣數榮關造化孫枝繁衍蔭丘園四時不改風烟色千載猶承雨露恩更喜天香滿書屋遠將孔檜細同論

別考亭書院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撫州崇仁人國朝徵士

考亭拜罷賦歸歟昨夜青山夢舊閭沿道若逢相識

問慇懃細說建陽居

題紫陽書院　　王勤字而勉武邑人國朝徽州府知府

治教休明景運還先生鍾秀紫陽山平生夢寐惟堯

舜終歲沉潛在孔顏道學淵源無有繼經書傳註不

容刪徽州城外遺書院松竹陰陰義理關

題晦庵亭二首　　錢時字子是號融堂淳安人宋國史撫幹

安宅緊誰得奠居流光袞袞隙駒馳晦翁行樂今遺

跡闕里追攀要及時卜築定非徒想像扁題應不為

漣漪藏脩游息皆功用肯受人間外物移

築室如何不立基基成方會展宏規譬如務學先存志志若無愆久自知偶爾塘名符姓氏更昭亭榜壯門楣鳶飛魚躍春風裏好為而翁永保持

又二首　許月卿

古壇黃葉滿霜林何幸朱塘亢古枌試上月臺因問月知涵雲谷幾多雲夢遊當日成何事嗜學于今喜舊聞我憶昨遊春水滿重來秋老看崖垠

遊子從來悲故鄉帰来襟袖芷蘭芳夢魂飛去雲濤遠杖策閑行天水光可是月中曾到此安知身後却餘香紫陽弟子有賢子卜築新亭真肯堂

又次韻二首　　呂午字伯可歙人號竹坡宋右文脩撰

華居夙近聖賢居傳習何勞更遠馳應想杖藜行樂處恰如琴瑟在前時朱塘境勝深而窈繡水波明清且漪景象至今同闕里聞知誰不盡風移

亭名赫赫喜初基好揭當年舊學規道造淵源心自得言垂星日衆皆知定無俗客窺門戶應有山靈護棟楣誰謂東家丘已遠君家世世共維持

又　　饒虎臣宛陵人宋徽州守

魯人尊孔里鄭公亦名鄉聖賢不世出若麒麟鳳凰一時所尊師百代遺芬薌嗚呼晦庵翁天以扶人綱

傳道續洙泗致君可虞唐當年困讒口沒世悲壞梁
褒崇自神聖尸祝徧四方平生夢遊處築亭仍肯堂
斯亭豈徒築景行故不忘而我觀畫圖恨不兩翼翔
寄語來登者毋徒翫風光

又　方岳

吾州斷雲邊山水則大好不知幾何年有一晦庵老
去為考亭入草樹日枯槁兒時所釣遊豈不慨懷抱
歸來乎令儀杖屨費幽討寒綠翁家塘昨夢幾傾倒
田田君子花籍籍書帶草誰其月三間聊以寄吾浩
翁今為飛僊落葉紛不掃滕侯所書紳歲月略可攷

諸郎表章之三峯倚晴昊藐予抱遺書生世恨不早至今章句間兀兀首空皓孔林不我遐魚鳥亦樂道緬懷草堂雲春風動芹藻

又

王亞夫天台人宋仁和宰

山川以人重百世亦興起我觀晦庵亭畢見師友義惟翁紹元聖動靜參至理萬物備一身會景皆可喜森蒨豈其夢寓意聊復爾經營得面勢猶想翁所指問誰亭中遊高山同企止鳶魚驗飛躍風月挹光霽婺水流湯湯源流自洙泗肯堂侈師傳美哉賢父子紫陽敞新居封國表故里此意公不忘與亭千萬祀

又

馬廷鸞字翔仲號碧梧樂平人宋右丞相兼樞密使

翁書河漢明人文快宣朗翁名嵩岱高在在足標榜紫陽闕里居朱塘今泗洙誰其董仲舒復此脩吾書

又

程鳴鳳字朝陽號梧岡祁門人宋武舉狀元知南雄州

古來何物文乾坤除四書外旁無門晦翁乘風遊泥淪天宇掃淨浮雲昏周程扶起周孔尊使手闢斷狂瀾奔當時正氣橫八埏猶爾不免遭群讙曾幾何日班庭鴛晚夢有栩栩榆村翁已倦去誰招魂有亭渠渠波浤浤風烟苔徑新屐痕滕侯肯堂之弟昆溪山荏苒更寒暄空餘碧樹吟霜猿人間興廢誰能論참

田可變海可𣶢翁之所恃無有焉斯文不死道常存

又　　　陳淳祖卓山人宋徽州庠

翁憶紫陽山君名晦翁亭神行天壤內來去非將迎
點參事洙泗父子俱見稱師友出一門漸磨功化精
愛君如玉尺典刑諸後生

又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天台人

晦翁曾此登臨草木曾聞謦欬音四海共尊傳道
統一亭聊寓敬賢心故鄉景物應如舊前輩風流尚
可尋千古文公經史學武夷山水共高深

題道源堂　　　熊禾

伊洛何年此道南道源堂上意誰參若文夫子遺經六建學文公精舍三落落此生徒苦志悠悠吾道豈空談是邦賴有賢師帥扶植斯文首晦菴

登雲谷呈熊戶曹　陳大觀 [redacted]

四書日行天萬古仰餘光讀之十五載稍稍知慚惶不辭千里遠意升文公堂多謝退齋翁為予指迷方初來心猶疑久之念俱亡齒齒南澗石廬峰正斜陽雲葉弄晴影瑶花吹古香失笑丹崖上振衣岩溜傍須臾林景開仰見天蒼蒼梅菴數弓屋破碌雲中央土花照人碧甃瓦如鴛鴦下有神僊宅金碧相焜煌

玉狗守洞口白蟒遶丹房上有赫曦臺冥邈超八荒
君山粒米小滄海寸綫長乃知子朱子胷次不可量
道高古無上聊託千仞岡斯人今已去餘迹欣未忘
悠哉一長嘯宇宙空茫茫

乙未寒泉懷古　暨深道

東萊先生雅好古當年尚友朱夫子浙水渺渺閩山
重疊屬千里來相從屏山山水得佳趣攜書更入寒
泉去茫茫學海無涯津泗沂淵遠知何處淵源濂洛
猶可尋誰能涉淺航其深十四卷書非草草精意微
言日星景書成晤語不忍散氣變倏駭風露早主人

留客客不安送君還次武夷山山神呼風揭浮翳千
崖露泣秋空寒前行曲曲有佳致平林一鏡光清闊
出山俗事紛相尋誅茅有意何時成回舟刻石紀歲
月恐使風標坐埋沒尋常送客止關頭慇懃更至鵝
湖別峩峩二山來從西衣冠儼整風骨奇天資向上
自超卓直指傳註爲支離百聖千賢皆學問上達工
夫須自近古今正學何可磨徒惜高賢有遺恨東都
許下晉山陰雖有聚合無講明迷途孰與迪明曉近
思錄與太極辨湖山人散今幾年六十甲子重周天
遺編寥落集蟲蠹舊迹埋沒生荒烟窮鄉晚進重慨

感豈必書在心無傳

省朱文公官坑祖墓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國朝徵士號東山）

攢簇千峯一嶂開乾坤闢氣此胚胎百靈受職環真宅五緯田光拱夜臺魯國共悲祠廟毀闕關不見子孫來干戈未息諸生老獨抱遺書詠七哀

拜文公墓哀辭　錢寅翁 [redacted]

唐石九峯兮矯如龍游峯下寒泉兮玉脂浮浮中有盖世翁兮一丘翁不見兮馬求四書兮翁在此亦既見兮九峯山水竭吾力兮不能忘金風吹松兮聲琅琅

溪並峰兮石醫足角巾露衣兮來薦秋蒳窮源兮大林谷古木千章兮珮鳴鏘鏘僊人來兮紫陽視世鶩聖㐫兮空皇皇昔可為兮雲一壑來日大難兮九原又不作帰讀吾書兮猶自可樂

題韋齋井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號默南生元禮部員外郎

比屋絃歌古婺源畫圖連水水連天文公宅後韋齋井夜半祥光生紫烟

又　汪偉字思偉婺源人號好古生國朝敕贈承德郎大理寺左評事

韋齋當日浚源深一旦虹光出井陰道學上傳洙泗遠餘波千載淑人心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刻朱子實紀後序

朱子實紀凡十二卷前南京戸科給事中戴䶵峰先生所編也先生自幼有志朱夫子之學謂年譜出于果齋者於今脫畧即欲編實紀及入翰苑官給舍益

廣蒐輯又慨吾發源夫子闕里
國家褒典弗稱建寧言于
朝加創祠宇歲春秋特祭著之
令甲如實紀所載正德丙寅編
成自為序越二年而先生卒又
五年乃今正德癸酉歙鮑雄以

道氏始板行焉先生是編該括大備而年譜中綱目亦多為之權衡後之人欲知夫子之道者尚從茲始哉傳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道見于行符于言聖賢一動一靜皆道之發

求之言者浅得之行者深故必曰是以論其世也宅井氣騰人知夫子之生大風拔木人知夫子之死姑置褒崇表章散見異代者勿論若其自洒掃應對之微以至修齊治平之大中間窮

達常變歲月履歷之詳上而道
統世系之所自下而道派世澤
之所及不惟天下不之知鄉里
後人亦懵然令世之弊士多業
舉子徒記誦夫子三四注釋以
藻文詞媒聲利魚筌兎蹄得此

棄彼雖夫子雜著諸書容或不
甚着目况行之云乎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也嗚呼自古而今
孰無良心要在於知其人也知
有其人尚可作責沈文不知有
其人不免如東家丘之于其鄰

也先生之編朱子實紀誠不爲
無意若先生家譜易志悉出一
時之筆其音校五經批點四書
注等書則成于丁卯廢點後惟
此編積以歲年不遺餘力愈依
門下間嘗類所貯書以供採擇

復從役於先生弟錬成之氏校
録用是獨知其爲之之不易庶
幾無負罔極之恩者蓋先生誦
法夫子無日休息於此焉可以
驟見立朝謇諤允蹈乎有言責
者盡其忠之旨又豈直紀夫子

之行于紙上而巳哉愈與成之
屢謀鋟梓力有所待今年春以
道曰吾友鄭作宜述氏來任斯
事愈素稔以道為有德長者且
鮑之先魯鄉父子購復發源文
公廟祭田若干畝世有義行遂

託以傳未幾愈家禍盜火是編元稿賴以道得免天地鬼神固黙有以呵護之而以道之功何可得而少之也邪山嶽遺刑梟梓餘蘼在所當爲者不敢謂有功而欲知夫子之道而不論其

世則其所关不小也故詳書之
於末簡以告夫同志而亦自警
云下元日後學發源汪愈拜書